見睫錄

五

科擧 附用情　諫臣

用人 附規例　將帥 附勇力

官職 附恩遇　功勳

宰相 附權倖

見睫錄卷之五

科擧 附用情

太祖朝文科九十人　定宗朝三十三人　太宗朝二百六十
五人重試十五人　世宗朝四百九十六人重試四十三人
文宗朝四十人　端宗朝一百六人　世祖朝三百九十人
重試四十一人拔英試四十一人登俊試十二人　睿宗朝
六十三人　成宗朝四百四十四人重試二十三人進賢榜
四人　燕山朝二百六十六人重試十人　中宗朝八百六
十三人重試二十二人擢英試十三人　明宗朝五百七人
重試二十五人　宣祖朝一千九十三人重試二十五人
光海朝四百四十二人重試七人　仁祖朝七百四十六人
重試二十六人　孝宗朝二百四十五人重試八人　顯宗

朝三百八十六人重試五人
黃烈成守身字季孝號懦夫翼成之子以蔭補官終至首相功
〃名與南智并稱嘗曰男子不於紅紙上題名餘無足觀本傳
李樗軒石亨并魁 世宗辛酉生進試又魁文科一年三壯元
設科以來未之有也其後申叅判從濩魁司馬及殿試重試
一人三魁亦希世事其次鄭河東麟趾丁叅議蘭禧魁殿重
試李陽城承召權翼平擥尹斯文貧魁初試會試殿試三場
李栗谷珥魁會試殿試又魁同年司馬并初試覆試為九度
壯元時 明廟甲子也李判書敏求亦為進士及文科會殿
試魁東閣雜記
太虛亭崔恒嘗赴庭試日晚門閉不得入退卧槐亭下掛足於
槐樹而熟睡時 世宗親臨試士 憑几假寐夢見一黃龍倒

掛於試院外槐亭風雨晦暝驚起異之郎命黃門往覘之黃門故告所見 上特命試官忽拘題出引入其舉子且問其姓名崔公追入製呈果占壯元官至相國爲三朝名臣 本狀

世宗朝魚變甲將赴試復大提李鄭以吾偶夢得詩云三級風雷魚變甲一春烟景馬希拜雖云對耦元相敵那及龍門上客名變甲果擢壯元 東閣雜記

鄭貞節甲孫嘗爲吉咸道監司被召如京道見鮮榜子爲亦中爲公奮髥怒罵試官曰老奴敢狐媚我乎吾兒烏業未精豈敢僥倖欺君耶遂鉤去之竟黜試官 本傳

我朝父子爲壯元及第者金訢金安老三世則金千齡魁司馬及殿試子萬鈞孫慶元俱擢魁科 三世壯元古未有也慶元之宗命元亦登科甲八相 上同

我朝登苐最少者鄭麟趾十六生員十九魁文科郭趧朴誾十八李大海李集李。十九李廷馨李德馨李慶伯二十朴、篪厚上十八魁文科許篈十八為生魁尹暄十八禹弘績十九為進魁惟李德馨最達李廷馨尹暄為名宰餘皆不達右人以早年登科為不幸以此也 說類

金壽恒十七魁進士二十三魁謁聖三十四為大提學四十三拜相壯狀本狀

国朝以来五子登科者李禮長智長誠長孝長恕皆長文科李篪符薇文科蓍荅武科尹昫曙晧暾暐四年內皆登文科俱不達尹昉昕暉暄領相斗壽之子文科顯仕皆至宰輔庶孽旰武科升堂上

世祖朝取武科一千 上召居末者問之曰今世漫有才下於汝者乎對曰後榜壯元是才下於臣者 上大笑擢用其人 說類

世祖親策登俊試十三人已八內殿曰古有門生座主之稱今
是科予當爲恩門宜稱是殿曰恩殿數日後兩殿皆恩政殿
使之獻爵一如門生座主之例 上同
中廟朝監試會試出過秦賦舉場不知題義皆以懷古作之金
絿亦製垂畢有軍士潛語曰試官言以懷古作之則失旨金公
始悟改撰而呈之遂居魁 芝峯類說
嘉靖丙午徐千齡中進士初會試〻卷長幾三尺秘封只在腰
中一處比可知人心世道之淳美矣厥後試硯增加有秘封
上中下三處而愈疑其行私且科詩字句無平仄之拘鋪置
無四八之式隨意說去如唐宋人歌行律篇亦正書無一点
草畫 菜泉集
嘉靖甲子生進榜栗谷爲魁柳西厓成龍李梧里元翼沈四養

忠謙申判書點金鶴峯誠一金大憲玏洪唐興進尹判校晛
徐萬竹益金司諫孝元姜承旨緒趙承旨瑗林龜城植魚都
事雲海李峒隱義健白玉峯光勳同撰此可知一時人才之
盛有司掄選之精也 年譜

祖宗朝用人不拘京外以遐荒之人位至宰輔者前後接武明
宣之際嶺南人尤登庸 明宗戊午榜進士一等五人壯元
李中立居安東第二周博居漆原第三金宇顒居星州第四
金覺居三嘉第五申乃沃居安東而生員壯元又周博也先
朝一視中外而以嶺南為士大夫之冀北者此也今則既分
京鄉又分西南如是如而欲使布列百職可乎 壽谷集

牛溪先生發解生進兩塲有疾不覆赴試自此絕意科業專精
學問或謂先生嘗赴試塲設排圍為賓使擧子申之以八心

恥之遂止不復就云年譜

李文成珥告于　宣廟曰豪傑之士當不以科擧爲念况使之
、毁冠製服盡喪威儀然後乃登仕版中朝若聞此事必以爲
胡風矣　上曰侵虐昉於何代曰於傳無徵但聞麗末科擧
不公多貴家乳臭子故時人目以紅粉榜入情感激遂肇侵
辱云　上傳教摘革日月錄

宣廟癸卯科有一試券見賞諸試官將置一等洪唐興進曰此
作不甚佳就批次等極令編次蓋獨見有疊韻諸人惟而莫
敢爭及坼號始言其故蓋一等試卷再考有誤則當全黜當上
故也澤堂集

白沙李公少時累擧不捷嘗戲作詩館者不來日已西渾家僮
僕色悽〻瀋盡場中饌無復窓前聽曉鷄年上〻漫錄

吳楸灘允謙少時入場屋題不合閣筆而坐有相識者蒼黃前
過問曰何安閑也曰自度不及製故止之其人悵然曰吾則
文未半而日已暮欲免曳白奔忙至此苟且甚矣見人之善
何可不效遂同坐至暮乃出後又入場寫文將半有人疾走
過前誤覆墨於試卷公顏色自若携卷而出鄭公經世造門
而謝曰子吾之師也 年譜

按楸灘之事尚矣其同坐者亦嘻乎不可易求也欲一聞
之於今世科臼中奔競者而彼聞之者必鼻唾而笑之咄哉

張旅軒顯光貢鄉試三場赴會試不作而歸曰吾欲覘庠序賓
興之美不料其如此也 明齋雜錄

任疎菴叔英光海辛亥赴殿試效列賁對策數千言直斥宮闈
干政戚里驕橫考官右尹沈喜壽之奇欲擢第一同列皆

疑沈曰脫有他歧我自當之同列皆曰壯元不可遂黜

科及坼號光海果大怒唆責試官命削其名三司累月爭論領相李德馨左相李恒福八對切諫光海不得已從之猶傳教云今後勿取程外之文如叔英策者

澤堂集

趙壽恒爲進壯李行進爲生壯其榜有私任踈爲持憲論啓罷之兩人其皆門下也李不悅趙不可曰豈以吾兩人而不劾私乎但不愧於心而已既而李復試爲生員趙竟不赴盖介士也

明齋雜錄

金直孫千齡大小科皆壯元其子大司憲萬鈞孫節度使慶元連魁文科節度之慶林相命元中甲科第二其家老奴宗閏榜窮隸曰主家〻榜至是墜落矣辛酉進士趙正萬居首金聖臣居第三一世稱屈榜後太李士、李公敏叙諸文各金相

相曰金某之居人下何也李答曰趙故三代進士壯元今置
首蓋欲成人之美文谷以此語之聖臣即命元之玄孫也（鑄谷集）
我朝武舉初試有定額會試、射六兩片箭騎射騎芻八格後
考講將鑑及武經中一書四書中一書共大典只取二十八
人至 先廟六年巡幸四方所到之處必設萬科不爲初試
不限多小取之一年通計共一千八百人自此以後武選亦
輕矣然必以兩六百二十步騎射四中講書粗通然後參榜
故所取武士多傑然可用萬曆癸丑北虜泥陽介冦邊遂至上
設別舉取六百餘人舊法至此蕩然（松窩雜記）
丁丑南漢扈從舊官及士子守堞軍士設文科武文士武論題
之規矩弓銃以十五放一中以上八格文科鄭知和等十餘
人武科七千人京外公私賤及都藍砲手皆共焉朝廷雖於遠

置以一千爲司稱以司出身若依前爲賤業則自中有罰故失其將業無以衣食洛下賤黨之横行皆由於此識者憂之丙丁錄

附用情

中廟朝庭試黃愽字中約乙巳名人居上第考官李荇素憚公坼封愕然曰此文不合壯元遂以鄭大連年爲魁既放榜大年拜正言郎劾荇奸私荇歎曰寧以黃某爲魁乙巳錄

中廟辛巳別試南袞爲讀卷官他考官不欲取而袞力言其能文而遂取之及坼封乃黃憲也鄉生無名袞招見之慚爲年少有姿袞欲賓貢鑑之明極力吹噓擢弘文正字驟登華要明廟初年入相天性險詖竟爲小人東閣雜記

宣廟丙戌謁聖試李泌乞還衡山表車天輅爲四舘時製其券

子呂継先為第一放榜事發獄起　上震怒人謂事將不測
而只命竄配後於經席　上謂侍臣車天輅真奇才也未久
赦還重惜人才之意可謂盛矣　類說
李延平貴少時毎以復讐雪恥為言逢人輒談之上疏輒陳之
一日往見太學其公曰今番別試得如吾者然後士乃可做
國事可蓋無雅分而徃言之其公知其罷字之近不答曰為
士者不可変其所見而已何可於科場干請乎及會試出策
問以祭祀曰今日策文若有以復讐之意為抹弊則可取也
諸考官曰此似題外曰不然凡文以題外事拘入襯切則豈
非好乎及考試果有以復讐為抹弊者某公擊節稱賞擢置
優等果李也蓋不変所見云者似遵之而此乃私中之公也
松窩雜記

光海時科。大抵不公而庚申兩榜最多人言拘於術士言欠擧不放榜癸亥改玉群臣請合未唱榜兩科更為試取以作一榜蓋私意挾雜有此無前之事也新政之初擧措苟且蔡湖州裕後赴試居魁官至冢宰而每自慊恨嘗獨語曰伊日赴試之事至今愧恨面頸自赤云 公私聞見

光海朝科弊大選明經科則字標相應製述科則預題宿講故考官先擇親舊權勢賄賂多小以出榜有夜書都承旨韓纘男門云明經賢士盛於斯二百年来始見之七大文通從自願暗中蹤跡鬼神知某年科柳希奮一家五人同登而李相德馨之子某所作與朴弘耉子某之券俱在取舍中考官以為亡相之子不可與時相之子相較遂取朴子有無名詩曰城南五柳獨專春竹上題名摠出身(五柳之名考官預書翁竹以為記念之資故云)

云焉兩相嬌兒爭得失始知生死判　又朴弘壽七子皆名章字而建章者以武出身韓定國丘尺爭趍時登飈而定國尤甚故有流行對句曰韓國五國定國亡國朴章七章建章文章日月縣

有宰臣某嘗仕臺閣以庭試〻官爲所親不文者圖科客使院吏置其券於己所科次之中盡出他文之可取故者得劣作六七篇雜進於命官郎指所親者文曰此篇稍優可選勸命官取之坼名之際心肝盡露人謂科場行私中人以下所不免而至於爲不文一人圖盡作老儒善作之文此則無殃是無天道也某宰後果不免刑戮 公私聞見

肅廟己卯有科獄一文官攘臂大言曰盡斬此輩勘以逆律厥後士習可正文官父嘗有所眄妓年老乞食於文官家者適

在傍乃曰世有淫娼月臺仙者所行無狀而外飾言皃自謂能持貞心人莫不笑之今日科徵罪人以公法言之誰不曰可殺而公之不以正道擢第人多知之而公反欲峻論以掩已跡何其如月臺仙也文官大慙流汗 上同

噫顧瞻今世一何月臺之多也

有一文官以能文名而貪無家借寓吏〻鄭徵家挾室多年同居情好甚密一日庭試時文官為試官試畢歸家曰探得某人擢第他日可受報矣徵曰噫進賜其將死矣文官驚曰何以言之曰吾少時見一宰臣為考官拈出名家子登第郎入玉堂以至銓長一宰子孫甥姪外戚妻黨求官之請無日不至又自求為諫長憲長銓署題擧又自薦戶僉使至兵水使按廉請之曰彼非我則無以致此吾德大矣吾何不責報

名家子內甚苦之而忍耐強從後一宰名出獄辭死於獄中名子家及其子吊無不喜躍幾至酌酒相賀今日進賜之所得其者恐亦不能耐苦也文官大悟終不示德色於其人〻謂鄭徵之直言文官之補過爲一云 上同

有一某甲能文每於大小科爲人所誘從外代述幾盡見捷臨老貧甚流離四方丐乞資生人問其故某甲曰吾於賣文之時自謂代述捷科則當受其厚報可以終身溫飽矣彼既顯揚見吾輒羞不欲相對雖或勉強言笑中心則欲其死以滅跡藉吾得科者無一人不然吾若仍復往來則必遺毒殺之變故不得已斂鄉以避禍也幸爲我傳此說於賣文者俾爲後戒云 上同

科場試券皮封糊名外書謹封三處例防容私 孝廟庚寅間

舉子筆多從御宰當爲考官請書使易於徇情知經筵者林墰陳啓請刻謄封字臨科踏於史封以杜其弊 上允之明年辛卯始用剳封之規剳封蓋出於林公之建白此弊也明谷集

用人 附規例

世祖朝銓官除官滿三人以進 上以筆濃墨汁臨三人姓名之上隨其落墨處下點而出或令宮人不解字者點出曰是亦命也謏聞瑣錄

祖宗朝方面之任必以秩高宰相除拜式以慶尚監司先生叅見之 世祖朝金礩以崇政大夫金謙光以禮判 睿宗朝金某以資憲尹弼商以右賛成蓋官卑則望輕輕則難以彈壓先朝必用崇品有以也近世金慶兩道幅員之大人民之衆以新堂上爲之而用嘉善甚罕仕官之道大抵不如古

也壽谷集

金判書偰孫 中宗己巳登第素有才畧可任遑故田舍人擢拜薺浦僉使尋以大司諫召還 鄭湖陰士竜撰全碑 金承吉伯醇 中宗戊子登第歷檢閱司成後拜獐止僉使居五考拜義州牧使沈直學思遜 中宗丁丑登第由典翰升直提學時西虜有警特升公堂上拜滿浦僉使此可見也祖宗朝用人隨才器使不拘常格也宜其官無尸位人皆稱職矣沈公既受命感激知遇殫竭精力一日率鎮卒渡江取薪猝遇賊被害年僅三十六人皆嗟惜 上同

中廟朝唐興府院君洪進由六品二十餘朔拜獻納猶以驟升引嫌近來遂月遷易逐日升遷官職如士末流則濫觴識者寒心 芝峰類說

朴錦溪東亮年二十五以扈從勞自正郎超拜同副承旨月暉
年三十亦升同副 宣廟甲午都承旨張雲翼年三十四左
承旨吳億齡四十三右承旨具宬三十七左副姜燦三十八
右副李粹光三十二同副鄭光績四十四時謂政院滿坐春上
青下東閣雜記

宣廟最重記史之任金斯文庭睦爲假注書文筆不甚拙而
上下教曰近來史官記事則多失本旨書字則畫出鳥跡特
命改差自後注書非文筆兼優者不得授上同

柳眉巖希春博學強記 宣廟朝久任副提學不許遷後升資
憲任前正二品無降授副學之例而 上特命仍存後金睟
亦以資憲特拜副學上同

史官薦授之時焚香告天其誓文末曰舉非其人天其殛之晰

以嚴重其事也壬辰亂時史官不備竒自敏以翰林在行朝只薦一人而其人名望未著乃不用誓文而以辞告天曰因亂之人不得而已備薦云聞者大笑 上同

宣廟朝嶺南人爲宣傳官夜於廳中吹草琴甚善 上竊聴之以網巾懸玉貫子付別監潛置其人之旁而取其網巾以来急使諸宣傳入侍其人得不網巾乃着玉貫子而入 上命召視之仍加資命爲行首宣傳官行首之稱始此 稗史

仁祖反正即差教養官月沙李公廷龜守夢鄭公曄愚伏元上子鄭公經世沙溪金公長生楸灘吳公允謙共其選可謂盛矣

楸灘集

仁祖朝申平城景禎錄靖社功一等至左議政及病重不可起始進領相盖 仁敏王后之外從而 仁祖慮其非讀書人

哉不能鎮百僚以存重惜名器愛人以德之意而又念其元
勲使於身後得以人臣極職書銘旌也 公私聞見
陽坡鄭翼。公太和八相後三年文谷金相登第〻〻後二十憲
二年大拜與翼憲同處昇席世以此爲前古所無也 仁祖
七年金判書南重出補開城經歴文谷夫人是判書之外孫
女實生於開城後三十三年壬寅金公逓禮判留守開城而
文谷以禮判爲儐使之任到開城時年方三十四官位之早
顯實国朝以来無云二 沂州洪文簡命夏甲申登第其時金
判書已升亞卿蓋金公於光海己未登第矣丙申金公以户
曹參判使燕時沂州以户判出餞西郊宦路升沉若是懸殊
壽谷集
附規例

承文院平時文書監進日有宣醞舊事其記事詩曰監進文書
後提調各散回朝衙一口劉宣醞兩尊開呼大先生飲請諸
僚長來高靈鍾上下不覺玉山頹高靈鍾乃院中古罍容酒
七八升相傳申高靈叔舟所飲地或云高靈所産嗚呼古事今不可
復見芝峯類說

承旨二人入直例也 世祖朝承旨李浩然入直醉卧 上問
公事不能記自是每二人入直慵齋叢話

祖宗朝大小公事凡官必親啓於榻前而中世以來此規遂廢
凡啓事以言語傳于承旨注書以文字書啓其後乃以草書記
鋪張文字略如疏劄之爲今政院日記書曰某承旨以某日
某官言啓曰云云蓋舊例也芝峯類說

藝文大提學主文而弘文大提學則以別人爲之 中廟以後

一人兼之然　世朝祖申叔舟以須議政兼兩大提學禮書判書魚世謙李荇金安老以議政兼大提學　宣廟朝柳成龍以左議政兼大提學又兼吏判李荇及德李馨俱以通政被薦升嘉善兼大提學 上同

我朝凡官必計朔升遷為銓曹郎官非滿三十朔則不得升轉例也鄭錫堅自吏郎升持平諫院啓以銓郎未滿朔而升轉不可降為刑曹佐郎 芝峰類說

我朝言路之不廣以有完席也信史之失職以有書司也諫官為人主耳目當以聞見所各自論啓而必設完席僉議然後方議啓若不合雖有正論亦不得行其為害大矣古者下至百工各執藝事以諫亦何嘗有完席乎史官多至八員者所以重史也所當各盡其職而今則諸員皆尸素而委置於下

番一人所見未必皆正而直筆時或爲右位不同志者所抹去萬世傳信之史草〻已甚可爲寒心 退溪言行録

諫院衙門最號清寒以豹皮一張轉貸於諸司以爲供用之費故世稱司諫院豹皮又新官相會之日用鵝卵盃行酒乃故事而未知何據 芝峰類說

玉堂上下番必面看交代 明廟朝朴啓賢在直李俊民約以早替而不至闕門將閉李始緩〻而來朴公於門内苦待憤而責之李公未及下馬謂曰如此則吾當身即馳去朴終不出直故事然矣近来玉堂之官任意經出或經日闕直乃世道之変也 上同

安宗道鄭復始同年及第入槐院鄭次於安下檢責甚嚴鄭苦之作詩曰荆江波暖訥魚肥槐院春深白日遲無可奈何安

正字不如改去鄭相知鄭家相并沂古云

自前兩司官通為相避在下者遞例也柳希耆為大司憲與大諫相避引嫌司諫蔡慶先以兩司通避非法典所載啓請出仕遂成謬例識者非之 上同

文官勸課之法在平時有文臣廷試月課廷試史文殿試專經殿講有纂文有朔書有寫字其規不一各有賞罰今則漸廢可恨 上同

官職 附恩遇

太宗朝河崙改官制門下侍中及都評議司合為議政府革散騎常侍升諫議大夫為左右司諫階通政補闕為獻納拾遺為正言成均祭酒為司成司憲中丞為執義侍史為掌令執端為持平 本傳

沓一人所見未必皆正而直筆時或爲右位不同志者所抹去萬世傳信之史草〻已甚可爲寒心 退溪言行録

諫院衙門最號清寒以豹皮一張轉貸於諸司以爲供用之費故世稱司諫院豹皮又新官相會之日用鵝卵盃行酒乃故事而未知何據 芝峰類説

玉堂上下沓必面看交代 明廟朝朴啓賢在直李俊民約以早替而不至闕門將閉李始緩〻而來朴公於門内苦待憤而責之李公未及下馬謂曰如此則吾當身即馳去朴終不出直故事然矣近来玉堂之官任意經出或經日闕直乃世道之変也 上同

安宗道鄭復始同年及第八槐院鄭次於安下検責甚嚴鄭苦之作詩曰荆江波暖訥魚肥槐院春深白日遲無可奈何安

正字不如故去鄭相知鄭家右莊沖古云

自前兩司官通為相避在下者遞例也柳希奮為大司憲與大
諫相避引嫌司諫蔡慶先以兩司通避非法典所載啓請出
仕遂成識例識者非之 上同

文官勸課之法在平時有文臣廷試月課廷試吏文殿試專經
殿講有纂文有朔書有寫字其規不一各有賞罰今則漸廢
可恨 上同

官職 附恩遇

太宗朝河崙改官制門下侍中及都評議司合為議政府革散
騎常侍升諫議大夫為左右司諫階通政補闕為獻納拾遺
為正言成均祭酒為司成司憲中丞為執義侍史為掌令執
端為持平 本傳

世祖元年乙亥北兵使楊汀以武短於文乃設都事十三年丁亥討李施愛平之分九邑為北道以洪貴達為評事重之也

北關志

洪忍齋暹所撰柳師弼墓碣曰弘治辛酉生丙寅推菁川勳蔭例授副司勇年才六歲云始知国朝中葉以前亦有髫年授官之制而今則雖勳貴子弟弱冠前鮮有授官者菁川即柳順汀封號而師弼其孫也 壽谷集

国初諸道驛丞以書吏積仕者差遣金安老為吏判改為察訪盡以文蔭子弟除授非法典本意也近来則雖渡丞亦奪之可慨 芝峯説

明廟朝朴謹元為都承旨以親耕時賞升品大司憲朴應男與謹元相切而廣坐中謂曰不宜以此有瀆典耶請改正

之近来賞典太濫而臺官不能糾正之爾

我国官制畧倣前代而至於時俗稱謂往々無據古者御史臺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隷焉二曰殿院殿中御史隷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隷焉殿中與監察名字不同而今世以監察為殿中其無據一也潘岳秋興賦序曰寓直於散騎之省後人多用騎省語然散騎左右常侍分屬於門下中書二省與尚書兵部迥然不同而今人以兵曹為騎省無據二也魏晉以来以三公府為三司々者中書門下及御史臺也宋以戸部度支塩鉄為三司而今之所謂三司者無據三也古者翰林院稱玉堂今之弘文藝文二館猶古之翰林也弘文稱玉堂藝文參輔翰林析而二之無據四也古者諫議補闕拾遺各有左右分屬於中書門下以其左掖垣故謂之諫院今

以司諫院謂薇垣〻即諫垣之垣其曰薇者何所指也無據五也此外如叙院之爲銀臺注書之爲堂后皆麗朝舊倣號而惟承文院之爲槐院未知何所據也 貉谷漫筆

附恩遇

太祖定開国功臣次第論功賞立碑記功建閣圖形賞嫡長世襲不失其録宥及永世載諸信書以賜之或於燕閒之暇與之擊毬内庭或與宴饗功臣等亦数享上歡洽之情上下無間有疾則遣醫治療存問相屬其卒也或親臨悲痛終上之世一無誅死者 祖鑑

太祖六年丁丑幸平州温川駐蹕馬野次與上洛伯金士衡宜城君南誾等論潜邸相得之情及開国勲勞之事盃酒相屬歡如舊時 豊沛録

府使李克恭爲宣慰使賜道傳書曰久相別日思想殊深欲遣辛中樞注問行後崔就適來備知動止稍自慰解茲將襦衣一領以備風露領納爲幸李參贊李節制處俱寄襦衣各一領幸説與眷戀之意餘在辛中樞春寒若時自保以既遑切稗官新記

太宗朝河崙注審咸興陵寢回至定平卒 上悼甚素膳七日命入殯于京第沔城君卒韓珪 上以白袍烏帽出金川橋外幕次舉哀柳寬之死也 世宗哭拜徹於外 中廟朝左相申用溉卒 上欲舉哀百官沮之不行東閣雜記

世宗朝左議政黃喜丁毋憂不出其代數朔後起復拜之傳曰古者六十雖在衰服許食肉今黃喜既已復年踰六十豈可

行素耶予欲親見開素而適氣不能平政院招而勸肉喜詣
賓廳知中事鄭欽之傳 上旨勸肉喜頓首曰時無疾病豈
敢食肉乎欽之再三力勸喜於是稽顙哭泣開素 上同
文廟疾革召集賢諸臣秉炷論難膝下置魯山手撫其背曰予
以此兒付卿等遂賜酒 上降御榻平坐執爵以勸申叔舟
成三問朴彭年皆沾醉而仆 上命中官撤門楣作擔以舁
扶舁引到直廳是夜大雪 上親臨手覆貂衾而去諸公醉
醒則異香滿室渾身覆貂相與涕泣誓報殊恩 海東野言
中廟嘗爲宰執宴後苑賞花命各盡醉而出內豎拾得近思小
丹 上曰落自權撥矣命還之 本状退溪集
成領相希顏 中廟朝名臣也以弘文正字丁憂服闋後復叙
上召至閤門外慰諭之命中官齎饍而賜曰爾有老母公退

之暇可以郊獵以供滋味 龍泉談寂記

明廟嘗幸後苑入侍之臣皆賜酒尚震素不能飲醉仆道左臨還宮問左右知為震 教曰大臣在路傍過行未安命以帳圍幛乃進輦 海東野言

明廟朝慶渾為承旨年記頗衰有所遺忘 上以銀臺不用老殘人為題令儒臣製進盖指渾也承旨柳承善詩曰只憐筋力隨年減非喜鴦肩厭舊人 上喜而賞之特升渾嘉善 芝峯說

白沙庚寅為典翰 宣廟呼之使前曰在帷幄久矣尚不悉才兕若是高也頃於鞫囚始見之一面鞫囚一面劄錄一面來啓捷如影響而無絲毫遺失非人才而何未幾升直提即升通政壬辰初駕到開城升吏叅判到平壤升刑判戊戌拜相庚子拜領相 年譜

李巡平貴於反正後有讒間之說請退去 上曰范蠡之扁舟句踐之過也張良之赤松漢高之過也此豈勳臣辭退之時乎本傳

宰相 附權倖

李原字次山號容軒進士文科 太祖開国甚見之歷試金閣以剛正自持正色立朝激濁揚清 太宗朝典文衡拜相出入廟堂二十餘年己酉卒年六十三至領相公姿皃魁偉氣宇寛洪與人言未嘗矯飾臨決大事確乎不動如山予奪不以私 太宗上賓誣公者嗾金諫欲抵死 世宗知公無他重違金論謫公礪山而卒不能贊 世宗之治殆天也名臣錄本傳

黃翼成喜字懼夫號厖村生至正癸卯相 世宗朝年九十而終度量寛洪有大臣之体居位三十年論決大事務從寛大

一平居汲汲如[illegible]

方濡筆書牘有僮奴溺上公無怒色以手拭之而已其臨大事決大策毅然有不可犯之風嘗謫南原七年閉門端坐不接賓客手執韵書凝神注目而已開国後相業以公為首 傳本

黄公為領相常以公事坐政院金宗瑞時為工判或慮虚乏進毅然茶啖公問此何從出吏告所出公召致金公於前大責曰国家所以設禮賓寺於相府之傍者慮大臣之或有飢乏也吾若求食當責於禮賓君何私饋大臣耶欲入啓請罪諸宰力救而免金尼成甞啓 遂席曰大臣當如此可以鎮壓朝廷 筆苑雜記

許文敬稠字仲通簡倹清方動法聖賢每鷄鳴頮櫛冠帯整坐終日不見惰容矻矻以国事為念言不及私人或言公不知

陰陽之事公笑若爾則翻訥何從而生時欲革各邑娼妓
人皆以革爲當惟及於公皆意其猛論公聞之歎曰男女人
之大慾而不可禁者也州邑娼妓皆公物取之無妨若嚴禁
則年少奉使之人妄以非義奪取私家之女英雄俊傑多陷
於辜不宜革也竟從公議翻爲三宰死於癸酉其子慥死於
丙子其子流竄今不顯 慵齋叢話

我朝賢相以黃許爲稱輔理之迹載在國史人皆知之但
二公俱前朝人持清議者以此少之

柳文貞寬字敬夫號夏亭與黃許同時齊名相 世宗朝清簡
端重在相府持大體卜宅於興仁門外小屋不蔽風雨冬月
見客赤足曳草屨而已本傳

金宗瑞字國卿號節齋 太宗五年登第 世宗癸丑北邊有

事公時爲承旨出納機宜大破罷還甲寅拜咸吉觀察使瓜
滿移授都節制使公母死馳驛召還過百日起復令勸肉以
送之辭不許時朝議多異同 上曰雖有寡人若無宗瑞不
能辦此事雖有宗瑞若無寡人不能主此事固執不回公遂
赴任建置六鎭徙南民以實之日置酒張樂大饗將士或言
其不可公曰風沙絶塞將士飢苦吾以約示之後必無終一
日夜宴反側之徒射中酒樽左右驚擾公自若曰奸人試我
耳何能爲哉後爲相多有德望死於 魯山癸酉 秋江集

皇甫仁字四凞 太宗十四年登苐晉念車原頫寃死於鄭道
傳入陳經席不覺倒着其帽悬〻歷達特命昭雪時稱倒帽
之侍爲咸鏡体察使與金宗瑞等規畫邊事設鍾穏兩官爲
右相請於長城外設屯田更使卒守護耕耘以防寇掠魯山

癸酉以首相死雖墓在坡州向陽里本傳

許琮字宗卿號尚友　世宗朝名相也文章華美豐顔廣顙美髭髥身長十一尺姿表出千萬人之上望之泰山於喬岳即之祥風瑞日不怒而人自畏不言而人自服詔使董越始見曰堂堂哉若人自是雖忤意皆不問蓋敬公也臨別涕出還朝嘖嘖縉紳間曰所不知者天上也人間則無雙天下想望風采本狀

鄭文翼光弼字士勛參賛蘭宗之子姿状奇偉長身美髯神清骨秀渾厚寡言倹素如寒士退則坐一室讀書不事營殖不通関節尤不喜辞色局量恢恢光明正大忠君憂国之心老而彌篤以身係安危輕重者殆十年　中廟朝爲北伯時値飢荒一境頼全特除賛成仍拜右相丙子升領巳卯神武

之癸亥廢拔重祖將殺須公至 上前冒萬死救解顧謂二三臣曰公等輔聖主欲行柳子光事乎 上怒起公牽御衣叩頭泣諫淚隨言滴 上亦感悟乃命減光祖等死又公命左遷丁亥哀死公復入相金安老執政以公嘗爲禧陵摠護使卜地不吉羅致重律家人奔走呼泣公時居懷德農舍方與人博了無動色入夜安寢明發登道々中作詩曰積謗如山竟見原此生無計答天恩十登峻嶺猿垂淚三渡長江獨斷魂漠々高山雲潑墨茫々大野雨翻盆暮投臨海東城外草屋蕭々竹作門丁酉安老伏法公以領中樞召還都人加額相慶未幾卒年七十七公先事而慮炳幾而憂安危之機邪正之分屹然有奔波砥柱之象云 本傳

李鐸字善鳴棹之後生正德己巳寬厚清白輕財喜施事中明

兩朝八相於 宣廟初接儐天使容貌可観累掌銓衡甄別
清濁時有學問人通清之議公曰當有力學踐履恬静自守
者雖置之公輔可也何獨金職乎家甚貧只有俸祿每以盛
滿爲戒只對客看棋對案看書而已謚景肅本狀 栗谷集

李浚慶字元吉號東皐 中廟辛卯登第至 明宣兩朝位上
相甚有相業眾善兩出元衡伸寃枉革弊政乙丑 明廟不豫
公啓中殿豫定儲位書德興君第三子名下之未請哉疾瘳
及丁卯 上疾大漸公請莫重大事不可不親承上教入對
寢殿高聲稟顧命 上已不能言又書河城三字君以請
上領之即都承旨李陽元等奉迎而來是爲 宣朝使請復
趙光祖官錄用圓隱後雪丁未獄削芑彥慈官臨終進遺疏

之狀顯被人議不如尺九慶之剛直 野言

柳文忠成龍字而見生壬寅號西厓四歲知讀書少從退溪學先生異之曰此子天所生也甲子俱中生進丙寅文科以工郎為書狀官赴京太學生皆來觀公問本朝名儒學生曰王陽明陳白沙為宗公曰陽明見道未精白沙禪學之接面者不如薛文清一出於正也乙酉義州牧使徐益上疏指公為巨奸 上曰柳成龍君子也雖謂之當今大賢可矣何物膽大者敢為此語也己丑拜右相辛卯升左相兼吏判大提學壬辰倭變兼兵判大駕西幸命公守京城至松都升領相蓋近上因當有識古誼善辭令之人故也或赴行在或守京城飢民就哺者繼屬於道所全活不可勝計七年兵間仗公極

湲丁未卒年六十六公天資甚高穎悟莊敏孝友出天常曰人子忘親非孝子也自少留意經濟之業於禮樂教化之外如治兵理財之事靡不講求為文章不為雕飾只取理達信手寫出如不經意本傳

尹文靖斗壽字子仰嘉靖癸巳生號梧陰乙卯魁進士又魁庭試己丑為大憲時倭酋通信書極凶悖廷議皆請修答公獨請據實具奏天朝臣之於君直當如此逮壬辰倭至奏天朝不疑發兵應援以先有奏聞故也時公亦配延安 上亟命召還日三問其至至則復封海原翌日 上西幸公陪到東坡遂於行在拜相 上諭公兄弟可勿離予死生勿負仍解佩囊賜之到開城人心崩潰命公為御宮大將公請 上御南門撫又教下衆已書于八道時禮官已瘞廟社主公愕然遣

如線而公獨以忠義激厲人望之有所恃還都後李白沙爲
都憲語侵公々共同事首尾十年無一毫形於色蔡相語人
曰吾爲尹公所包容久矣己亥拜領相辛丑卒 上同
宣廟幸龍灣計無出語諸臣曰危急如此吾欲往赴天朝誰可
從者李公恒福李公德馨時以承旨進曰臣等願從 上喜
曰吾有臣矣尹公時爲左相召二公責曰當此萬分地頭臣
子當思一歩南圖作一分討賊可也若一渡鴨水吾君可生
而国可恃乎以今輩識見人望何可出此意乎其二公愧謝
荷潭録
按二公之爲此言也西厓相亦有責之之言未知兩辭搜
出抑柳尹兩公同在座而一辭斥之耶

李鰲城恒福字子常號白沙又號弼雲參贊夢亮子孝友敦睦踈財濟物生丙辰庚辰登第壬辰以都承旨扈駕至松都拜兵判遣李公德馨求援天朝公送至西門解驂與之曰兵不出君當索我於重獲漢陰曰兵不出吾當弃骨於盧龍聞者易容 上欲內附問從往者公泣曰臣既無父母又無疾病請從 上動色癸巳拜還京師陪相疏救牛溪之被誣力請臨海之全恩光海斥母后公曰吾得死所矣將爲永昌死則傷勇爲母后不死則傷義遂獻議〻至見者泣下凡四易配戊午卒於北青命殯用深衣出入將相而家無擔石光海命復官禮葬諡文忠 本傳

李漢陰德馨字明甫生辛酉庚辰登第三十一拜禮參大提學

郝杰見公辭語慷慨爲之改容天將楊鎬每加奬異曰李哥
雖在中朝當端委廟堂三十八拜相四十一領相公以文武
全才爲倭奴之驚危難之際相業可觀癸丑廢母論起白服
沙又去國公悵悵無聊每飲私第歔泣不食乃進一劄以示
意兩司倡按律之論光海削職任龍津病卒年五十三諡文
忠上同

李完元平翼字公勵號梧里　太宗五代孫生丁未十八司馬
二十三登第爲黃海都事老吏歎其遠器壬辰以大憲扈駕
時平安一路獨乾淨可爲中興根本命公觀察公撫以寬惠
鎮以恬靜倉卒所處皆中機宜少習漢語及天兵東出使命
旁午驛胥所辭不過水火寒暄公接應酬酢毫無礙滯天將
喜曰莫是漢人耶乙未選廉謹仍入相兼四都道体察使戊

戊入天朝卜丁應泰誣壬寅公病重 上招卜者於卧内問
其修短且以所處寒冷撤御室氊幕賜之光海朝公設宣惠
廳於畿甸一結出米十斗以應貢物民甚便之光海政亂公
極陳事母后睦同氣屏女謁戒土木等事主不用竟以此敗
廢母議發以死爭之即配洪州旋還居驪興癸亥反正之初
國人猝聞廢易上下驚撓向背未定難以威勢鎮服公以先
朝宿德首拜相上自上遊承召入來鄭愚伏金沙溪張旅軒
鄭桐溪諸公次第入來人心益安公奏曰光海諸臣苟非所
犯重大不可并斥且柳希奮朴承宗輩不可籍沒其欲平反
類此 大妃累欲殺光海公泣曰光海自絶于天雖所當廢
老臣嘗所臣事所不忍聞卒年八十八謚文忠本傳互公私聞見
其忠貞允謙字汝益號楸灘生乙未壬午司馬丁酉登第癸亥

拱史判秉心公正人皆不堪稱嚮雖親不用苟賢也雖遠不
遺入相於反正之初時當昇革內訌外憂成敗立決而公乃
不動聲色雖值變故衆謗蝟起亦未嘗求勝朝論其德量如
此在經筵每勸聖學規箴切至臨終日吾遭遇聖明不能挽
回世道勿請諡勿立碑本狀

癸亥初公入侍經筵有一勳臣白 上曰中廟靖社以燕
山宮人分賜功臣今可倣而行之公曰光海宮人多有進
環而今日者群臣皆向時北面之人自上雖有分賜之命
猶當以死牢辭豈可自下先請乎斁倫敗紀莫此爲甚上
欣然曰卿言良是公私聞見

宣廟朝左相 有闕礪城君宋寅問大司諫李瑱曰誰負物望曰
未聞有負時望者李眞白李後子膺楨廬稍有士望未第知合於

相位也重晦(金繼輝)雖無相望吾意以爲李真實曰三人將勝有相業否曰李真寔挾子膺遲鈍重晦滑稽皆不能爲有但不害士林耳曰尚之(姜士南)如何曰尚之循默無是非真是當今政丞也厥後李盧相繼而卒金見忤士類善果作相(昭潭記)

宣廟初金公繼輝謂李公珥曰方今朝臣可當大事者誰先生曰朴和叔(淳)表裡潔白憂国以誠只恨精神氣魄稟得弱耳白老(仁傑)心事不凡志切愛君但氣質學荒無以有爲若退溪先生則學精德尊可以有爲而終無擔當底意思奇明彦(大升)氣蓋一世亦豪傑之士但自許太過無温謙受善底意無已則和叔乎未幾思菴果八相(栗谷集)

我

朝父子爲政丞黄喜守身李仁傑克培克均鄭昌孫任洪彦

古今罕聞 青丘文獻

國朝以來蔭勳八相者甚罕黃守身南智韓確韓明澮沈澮康純成奉祖韓致亨尹士昐士昕慎承善慎守勤自黜罷遠李時白元斗杓武相洪達孫朴元宗申景禛具仁垕李浣儒相仁弘宋時烈許穆朴世采尹明齋權尚夏年少八相柳成龍李元翼四十九李恒福四十三李德馨三十八年老八相李憲國沈守慶七十五許穆八十尹明齋八十一 列朝相臣錄

附權倖

太宗朝安成君李叔蕃恃功驕傲視同列宰樞如僕隸君命召則稱病不往中使候問絡繹不絕而絲竹鬧於內室或欲注人官爵則書名於小紙俾人奏之以故親朋布列膴仕大起

甲第於敦義門内悪聞人馬之聲奏塞門禁行人奢僭日甚後得罪流咸陽別墅 慵齋叢話 罪謫以後自奉常侈其妾勧使稍節為継後之道李天怒斬之其子豪悍尤甚盡賣財産終餓死 東閣

韓明澮搆亭於漢江上游扁曰狎鴎亭有詔使欲往游賞明澮請設龍鳳遮日以侈観瞻 成廟不許明澮作色而起金諫以無君請罪命竄外尋放還 私窩雑記

柳子。府尹柳規之庶子也少無頼有勇力属甲士李施愛叛光自薦討賊及還 光廟甚寵任之以兵曹正郎擢文科壮元睿宗初告南怡謀反録功封武霊君方 成廟虚懐納諫子光欲啚奇利論韓明澮以國舅有抜扈状 成廟燭其奸流東莱金宗直覘其詩板懸之壁撤去之子光切齒然以宗直寵遇

史注釋義帝文起大獄朴元宗反正時以子光歷事多謀臨
發始諭之子光即戎服跨馬而出賫油芚以隨及到陣中調
遣將士倉卒無符信即裁芚作符人服其智父子并録功
中廟初年主司劾其罪削勲出外而死其子旁及軫並不良
死 東閣記

成廟。培養人才甚盛而但不識任士洪之奸朝蔡壽等論劄並
加譴斥釀成其奸以畀燕山之淫虐宗社幾危惜哉 鵝城雜記

中廟。庚寅金安老曾以專權得罷竄出而其子延城尉禧尚
仁宗姊爲駙馬至是陰圖還朝使其黨蔡無擇倡言春宮孤
危必用安老爲羽翼朝議靡然無敢難者又使其子禧朝夕
立於左相李荇之門遂得復用 寄齋雜記及治川碑

金安老藉公主之勢欲割受壷串牧場為田鄭公光弼時為司
僕提調執不可曰国家牧地豈可割與勢家可待老夫死後
為之安老深啣之以　禧陵揔護時事請置光弼於重典
上命减死流金海安老竟受牧場及其敗還収之 日月録
中宗朝許沆阿附安老與蔡無擇謂之三凶每於經幄垂涕言
曰臣許琮之孫也庶不欺負国家小人情態如此非獨韓忠
献有侂冑 名臣録
尹元衡東叙二十年弄權利無所不至財京師有大家十餘貨
財充溢服御之僭擬於大内領相李芑啓曰有大功而不為
一品至為未安請陞資又以元衡蘭妾貞女為其子妻許通
通為嫡及　文定王后升遐大諫朴淳伏閤啓請遠竄合命
制爵帰日百生[illegible]

元衡削勲未幾亦死 日月録

陳㴐昌乙未松京親試擢壯元門地卑微其父義孫以録事去官或云其母屢經八而故義孫人尤賤之能文善寫爲尹元衡鷹犬屢起大獄目爲毒蛇官至副夆未幾元衡厭之竄三水在謫所作弊又圍籬安置而死 東閣記

許磁少學於金慕齋有時望初與順朋等同事而魚肉士林非其本心罪濫等之時論其以謀危宗社爲罪名過重厥後每有伸救士林之語常自歎曰我其爲小人矣多稱疾避事元衡劾磁托以憂国陰護逆黨加罪遠竄而死降勲十等爲三等 上同

林百齡少時不治經偶中式年初試一夜假寐一老人告曰汝

當為一世偉人宜改名為槐馬且講時當出某章須表而熟讀夢覺盡記欲改名悪其無理以槐馬為别號入坐講席講章一如夢遂敭誦試官咸歎服一試官曰此舉子必槐馬也吾於昨夢白頭翁言今榜槐馬乃一世偉人也百歲以别號對試官皆驚及其發身所行如彼小人之生亦關時運鶴城雜記

凶人為悪雖至親不能保安老之用事也其子至於涕泣極諫而終不聽元衡陷其弟元老奄陷其姪元祿順朋之子礦哥諫其弟而其弟啚害之元老之子百源又啚復其父之讐附於李樑而謀元衡白惟咸秉已丑之変陷其従兄惟讓及其姪振民與民陰凶肆毒前後一律乱耒

金明胤以賢良薦擢科及薦舉科罷後還着儒巾入塲屋復登

盐巧　仁廟初金諫欲雪己卯之寃明胤啓曰己卯之士無
非正直之人白仁傑請改其措語曰君上不可欺也薦擧科
罷後復貞丹袱八塲屋者亦正直之人乎後仁傑見明胤曰
公是千百億化身人謂的論 栗谷日記

明宗朝李樑當權金明胤奴顔父事當崇班搖尾攀附躋極呈
醜態時人目爲侍養至有父少子老之譏 国朝記事

李樑者国舅沈鋼之婦舅也憂而多氣倖流嗤之嗤時元衡頗
威福上内畏之欲樑植以敵元衡遂自小官不數年陞正卿
一時嗜利之輩靡然趍附李戡高孟瑛金百鎰李領等爲其
爪牙金明胤鄭士龍元繼俭等以崇品之人阿諛交納醜然
無恥愼思献納賄士龍買題得科因公論削罷与樑復科事

之如奴尹百源乃元衡之侄壻其元老爲元衡所殺亦附樑 [父]
朴素立李文馨許曄奇大升尹斗壽兄弟樑皆逐之物情大
駭沈義謙乃樑之甥也交遊士類欲反樑所爲時奇大恒爲
副令義謙謀於大恒々知鋼已[redacted]殿得旨上劉劾樑久之
遠竄 東閣記

光海朝鄭相昌衍第水竹有別墅於南郭外多植花卉時或
往居妹子柳希奮家在東墻外園林相連一日柳奴踰墻而
入偷花將移植於柳園奴輩駭而告之鄭相曰希奮豈使其
奴移去但其盈滿已極事變將至故奴輩之作孽造物使之
也何必禁之未幾果敗 公私聞見

韓纘男專權時門庭如市有南人士人趍附纘男欲藉吹噓纘

錦鉚覺非政衍無以贖其死[illegible]娱目前[illegible]宗[illegible]
中魚耳君初既不染於大北之論身在安地何爲效吾輩自
就死地耶後語李爾瞻曰人不知吾輩被刑戮迫在朝夕願
八吾黨以冀富貴其愚迷甚於吾輩相與嗟噓云 上同

諫臣

太宗朝孟思誠爲大憲朴安信爲持平鞫平壤君趙大臨不啓
而考訊之 上大怒將車戮于市孟公失色無言朴公意氣
安閑名呼孟公曰我常謂汝有志操何今日恇㤼如是汝不
聞車拜之轢〻乎 謂羅卒曰汝取瓦片來卒不聽公嗔目叱
之卒畏之遂取而給之公作詩畫瓦書之曰爾職不供甘受
死恐君留殺諫臣名付卒曰速往馳啓不得已卒呈于闕下
時成獨谷石璘爲左相詣闕拯諫言甚剴切 上霽威赦之
海東言

太宗朝尹元李伯温殺其娣夫　上赦其罪大司寇李来伏閤請罪乃命杖流憲府縛送之　上大怒縛持平李洽下獄来曰伯温之兄在前朝殺人令伯温又殺人以污　殿下好生之德所以縛送者慮其逃也　上曰卿非李氏之臣耶何待宗親如是也来曰臣非辱宗親也乃輔　殿下之德也臺官皆待罪諫官趙叙等請曰李洽執法不変請釋之以慰人望上命釋就職 上同

世宗末年頗事佛欲於僧舍親祭忌辰誧稠以持平極諫不納即卒吏隷侍破支供以沮之遂亡匿僕　上怒霽乃出 坡靖烈談

戊廟朝尹弼商為相用事會天旱儒生李穆上疏曰烹弼商天乃雨弼商遇諸道埒曰君必食老夫肉耶公昂然不顧而去

後又上疏曰爲好色

成廟嘗有疾內人等祈禱于成均舘碧松亭儒生李穆等驅逐巫女中使愬啓之 上扶疾起曰坐予常恐不能養士今士氣如此予何憂也聞此言予疾似瘳野言

成廟朝金宗直啓曰成王問是忠臣 上驚變色宗直徐曰幸有変故則臣當爲成王問矣 上色乃定石潭日記

朱溪深源解理學能詩文且有先見 成宗朝知姑夫君任士洪之奸上疏力卞竟竄士洪於外燕山末年士洪用事潛殺之盖其意以宗室至親不當私上 姑夫也其疏凜凜有生氣中廟朝贈爵旌門野言

孫舟齋舜孝在 成廟朝知燕山不克負荷一日登御榻有撫床之請 台諫論罷 上曰舜孝情如骨肉戒予好色也不允

丙辰丁巳錄

權參判景祐 成廟朝爲玉堂論廢妃雖有不罪宜褻處閭閻

上大怒以爲陰附世子爲後日地命下牢獄責詰備至公畧

不挫沮開陳誠悃擧歷代人主待廢妃事言益剴切 上

霽威只罷其言職 野言

燕山爲世子時許文貞琮爲弼善趙斯文之瑞爲輔德燕山日

事游戲專廢學問趙則天性鯁直每進講按冊於前曰邸下

不力學則臣當啓達於大 殿主甚苦之視如仇讐文貞則

柔辭婉容從容開悟主甚許之十日大書壁間曰趙之瑞大

小人也許琮大聖人也聞者爲趙惧之及即位被禍於甲子

投尸江中文貞位在右相雖不能匡救每承命坐府論囚周

權達手字通之燕山朝與林球[illegible]
下公以為非先王意主怒皆杖流久而怒彌甚金誅玉堂中
首其論者將拯活之諸人皆旁推先死人剖發朽壞以苟免
公獨自引伏不為負望亡僚自活計并全負先發者鉄鎖已
具獄吏哀之曰與其兩死寧啟十而十生金省承吏旨更言
玉堂先於臺公張目熟視曰某乎某乎爾果效我而為之乎
即舊筆書供曰不肖臣達手號為之不可苟隱以偷生供畢
顏色不變與之酒立盡吸就刑如平常人莫不歎傷之 本傳
燕山即位初將復廢妃尹氏大司諫姜詗時為掌令欲抗章言
之同僚皆縮頸不應公獨啓曰遺亏與竭尚挹永感况遺教
乎燕山御之及甲子大行殺戮廢妃時诒諫族滅無遺十月
初三日傳教叔院曰某時姜某有不肖語速為考啓叔院達

夜考傳曰今日大獵于青溪山罷後當令百官圍立啓行刑是日與其子別提永叔次子茂叔文叔一時被禍 野言

燕山朝有台臣家在仁州新除台職告于父母曰國事日就危亡吾欲進直言以悟君聽兩親在堂不敢自輕父母曰汝既許身於國可生可死十任汝心無以我爲念其人既辭其親訣其妻而色不動及見千餘歲女子牽衣號哭不覺墮淚而終不變初志剋慈上京果陳疏極諫被刑而死 公私聞見

成領相俊字時佐燕山戊午爲領相主外若敬重內宗忌憚一日內宴見妓妖艶身伊之公曰老臣不死殿下不得如此主憚而止甲子終被禍 本傳

宦官金處善職正二品燕山朝每盡心規諫主積怒未發一日

韓糊語史斷古今無君王所爲都主下勝怒數矢中脇處善
曰朝廷大臣誅殺殆盡如老宦何敢愛死但恨君不久爲君
目又中矢外地趍前又断其脚令起行仰曰君亦折脚而能行
乎又断其舌親自剖腹至死言不絶口竟以餧虎令朝野諱
處善字 謏聞瑣録

權冲斋撥甲子秉筆用處字振去 退溪集

李賢輔 居礼安蕪山朝爲檢閲啓曰史官伏在稍遠不能岩
詳榻上動靜請稍近前主心怫之後以正言有所啓主發怒
下獄配安東後又追仇近前之請而不記公姓名曰彼時檢
閲鉄面而髯者是也數年後赦還爲持平遇事梗直不撓時
人號爲焼酒陶瓶謂外黔然而内清烈也 上同

李弘幹字大立 中宗朝以掌令入侍講通鑑尺布斗粟之謡

啓曰天倫至重以暗昧之事兄弟不相容豈但漢文而已方今甄城不能善終寧山又被竄逐之禍南袞伏願殿下鑑漢人之謠少垂恩赦　上感悟放之已巳為奉常正時校理郭珣杖死珣曾經本寺官寺吏問致賻公曰朝廷以其罪〻之本寺為先生致賻末為不可遂為例　已卯録

鄭文翼公為首相　中廟以灾異延訪于思政殿韓忠進曰聖上雖勵精求治鄙夫敢據首相之位灾異之作寔由於此及退賓廳申相用漑作色曰新進之士面斥相臣此習不可長也鄭公揮手止之曰渠知吾輩之不怒故發此言於吾固無所損而年少敢言之風不宜摧折也用漑服其言人謂有大臣之量　松窩雜記

中廟新歩　明諭謹候自內[illegible]

順懿旨其於備各何 仁廟爲之改容 乙巳錄

宣廟朝承旨姜緒言 殿下蔑視群臣凌駕一世許多病痛皆從驕字上來右相盧守愼曰姜緒所言在敵以下受之猶難窃瞷 殿下無厭苦之色所謂君明臣直矣 上曰緒之質直予已知之矣 国朝寶錄

栗谷在玉堂時 命製摩尼山醮青詞公上劄曰 殿下旣知其爲左道不敢強使諫官製進而乃命小臣是諫官不可以左道事君講官猶可以左道事君也此眞儒者之言 謏聞撫

宣廟嘗問金誠一曰以予視前代帝王可方何主曰 殿下可以爲堯舜可以爲桀紂 上曰堯舜桀紂若是班乎對曰 殿下天資高明爲堯舜不難但有自聖拒諫之病非桀紂所

所以亡乎 上爲之改容 上同

金鶴峰誠一爲掌令時 上兄河原君怙寵多犯法公重鞫其奴一日 上於筵中問曰近來廉恥日何喪故也公曰大臣不恥受賕小官何分爲盧守愼避席曰臣之族人爲邊將以臣有老母寄一貂裘臣不能却誠一言是也 上曰臺臣直言大臣引過兩得之矣守愼出而謝曰古道復見今日 本傳

宣廟嘗臨筵歎贓吏之弊承旨姜緒對曰今戶判尹斗壽貪贓可先治此人然後可以及他尹方入侍俯伏曰臣本性貪饕而有六子每念其生理不免貪財姜緒之言不誣也 上以二人之直言不諱兩是之及退朝尹於闕門外握姜手曰君可謂直臣亦可謂爭友也携致其家盡歡對飮戒諸子勿致憾 漫録

心術公不正進言曰太宗閨德正然容直諫致太平今殿

下讓誠無讓於三代之君而若好問之德則愧於唐宗矣自

帝京還　上問中朝有何事公曰皇帝於會朝日杖言者而

言者繼踵我朝則雖名優待言者而未見有直言人君之於

言者面容而心誅之則其害甚於杖矣聞者縮頸 本傳

朴參贊東善字子粹當癸丑　母后之變百官廷請公終不出

門堂吏有為其地者就堂簿窃於公之名下書進字公聞之

即露狀列朝堂曰吏妄也某宗不進聞者吐血舌 本狀

光海朝鄭仁弘退居陜川望重一時當爾瞻廢母之論也鄭桐

溪溫上疏力諫其不可而仁弘反上可廢之疏時仁弘子為

便養出宰星山有人帖無名詩于仁弘門扉曰千古綱常輝

遠筆百年宗社爾瞻拳承相欺秦當萬死李由何事又三川

仁弘見之驚曰吾不得令終矣輝遠桐溪字也海東野言
光海朝弘文館書吏金忠列見寵姬金尚宮用事上疏曰赫赫
宗周褒姒滅之我朝三百年宗社金尚宮滅之臣為 殿下
痛哭政院雖不捧入忠直之氣至今凜凜精解詩律自號玉
壺其子宝昇為司鑰 顯廟丙午扈駕溫陽登武科公私聞見
仁祖朝趙龍洲絅李渚宮命後入侍榻前極言 上過失曰
殿下於宮中某時有某事某日作某物然乎 上或游辭以
荅則再三更陳 上必服過然後退兩人固是敢言者而
仁祖嘉獎直言使兩人能犯顏直諫如是在他時則必不免
擯斥大君尊貴極一時有奴以善御馬見愛着僭衣無度大司
憲洪茂績欲捕治之奴常在大君之側吏不敢治洪公命吏
於大君入朝之日待大闕外候大君下馬入闕捕其奴而至

燒其陷衣以大杖[illegible]
能辨仍責大君縱奴犯分且令順受勿怒茂績大君奉教不
敢致憾 上同

老璫金彥謙侍 昭顯在瀋之日昭顯有過則泣諫之終日不
食明日又諫以此孝顯兩朝年近九十特一未冷之尸而厚
恤之如一焉 上同

肅廟朝張嬪之母乘有屋轎入宮中正言李益壽坐臺取其轎
破碎之 上怒甚命竄遠地未渡漢江以特平召還大聖人
奬直之風可祖鑑見

朴定齋泰輔己巳死直諫有士人李某南人也趍向不齊而作
四句文以祭曰以名父子幽繼二祖名躅符孔劉夭均沖濯
楚臣死日魯湖祠側宜爾埋骨東封之麓白晝大讀大哭而

去蓋潘冶川皆公名祖而西溪則賢父也孔道輔劉輔以諫席后得罪而公之名輔字士元冲菴濯纓被禍之年三十六公之年亦同符死在五月五日而地是老江六臣祠傍公之葬在梅月臺旧墟云

按士人是李積城世玉而洪啓迪妻父云未知是否

牧守

世宗七年領議政柳廷顯吏判許稠勸　上立久任之法或言守令六朞之不便　上不允　国朝寶鑑

崔忠烈潤德判安州牧公務之暇治地種瓜手自鉏之有訟者問曰相公在何所紿曰在某所入而改服聽決廉平仁厚愛民如子一村婦往告曰虎殺妾夫公曰吾為汝報仇跡虎手殺之備具哈之州人桯斂葬之立祠　青坡劇談

俞瀓溪好俟瀨峪隱鼎臥在□縣東十五里□□□請□□辭□題曰
告曰題下非可望欲還推所志耳俞未及答一通印在傍曰
上官十日所志尚不題下汝之來呈堇五日何可還推可謂
過甚俞喜曰此通引頗英邁矣時嶺南伯新除下直成廟
下教曰予有故人俞好仁方宰山陰卿宜斗頓方伯不有
聖教竟以理民無似哦詩不輟置下考不能體 聖上之好
意可惜 芝峯類說

李賢輔嘗按嶺南以本道親舊所在一開私謁之門政必壞矣
乃峻其防子弟無敢私候於公館年七十以戶參退立老中
仁明廟嘉其恬退累崇政年八十九而卒 海東野言

退溪之守丹陽也蓋出於時事一變無意行道之意也簿書之
暇惟以書史自娛或獨往石門龜潭之間徜徉終日而返比

還行李蕭然只載二箇恠石而已 言行錄

退溪去丹陽行到竹嶺官隸卒負麻而前曰此衙田所収例爲行需故納之先生却之解豊基歸家之日惟書籍數駄其所盛杻籠到家還之 退溪集

白休菴牧楊州治化大行民皆祝歌曰白雲之白與君同白心乎愛矣胡不爲傑 本傳

李流牧安州作長椎歸以青紅立之庭令曰余不喜用笞杖吏民有罪宜以椎〻殺之耳一州震怕無犯罪者此故不笞一人吏有小失付於過案月終通引持案請勘曰仍付過每月如是積年皆然故日盡焚之 晦隱集

金醒翁德誠字景和 宣廟朝歷典七邑清苦自守吏畏民愛爲安州牧使時御史廉察有曰青〻白〻又以選黃〻有生

裴三益字汝友號栢竹喪祭盡誠孝友出倫爲豐基守時積歲逋負文書悉塗官壁曰非不知聚民而焚之棄有用以取虛名吾不爲也 本傳

朴錦洲烓除南原府使吏私通本府曰年少而班不言不笑兀然端坐其中不可測也一時以爲錦洲畫像讚 晦隱集

嶺南人嘗稱完平可欺而不忍欺西厓欲欺而不可欺 上同

仁廟時南原賊徒大起有白龍者爲魁外稱善士屢次脫危朴錦洲爲守賊潛入作变烓適心動移床以宿故刺之中足因以遞故人士傳言朴宰清儉嚴明與前宰同而優容重德則過矣幸頴渤之民連得龔趙之賢而天不遺賢而宰連殞未試經綸之手惜哉前宰宋象仁也 日月錄

李判書玄錫爲清風府使寫所著詩名曰江山風月都重記踏
印之又賦三有十無詩謂有江山有烟霞有樓觀無米無塩
無醬無饌無魚無酒無妓無樂無文無武 梅隱集

朴銑久堂之子爲鴻山守爲政仁恕有民自公庭出門〻吏共
嘲之曰汝輩得其父而喜其民笑謝曰然則於君輩爲義父
乎四鄰傳爲美談 朴正字遺稿

將帥 附勇力

崔潤德少養於同隣楊水尺家稍長膂力絶人挽強射堅時隨
水尺出獵所獲寔多一日牧山中有大虫暫出林間諸畜奔
散公驟騎一馬一箭斃之來報水尺曰有物斑文其大顯然
是何物也吾已死殪之水尺往視乃一大虎也其父聞而壯

南怡驍勇絶人嘗[illegible]朝天使行怡欲隨往使臣鄭之已行舟
舟已離海數三丈怡一躍登舟諸人不得已同行入中国遍
山川險夷而還 世祖朝討李施愛於建州衛先登力戰策
功一等拜兵曹判書戊子光庙昇遐 睿宗嗣位時彗星見
怡直宿禁中與人論彗乃除舊布新之象柳子光素忌才能
名位出己右是日亦入直隔壁竊聽增衍其語搆揑之啓
以怡謀反獄成坐誅時年二十六嘗有詩云白頭山石磨刀
盡豆滿江流飲馬無男兒二十未平国後世誰稱大丈夫子
光以平字改得字訐而殺之云怡 太宗外孫 筆苑雜記

張彦良 中庙時人 皇朝將討建州衛徵兵於我国以李芑爲
都元帥彦良爲副吏郎林亨秀爲從事官亨秀往見李芑以
親老辭芑答以言於副元帥亨秀。投謁彦良戎服乃出廳事

據交椅而坐亨秀㥁具戎服與他從事行禮不敢出一言而退未幾事寢不行後亨秀往見彥良出迎中門揖讓上坐設酒盡歡可謂有古將之風 芝峯類說

林亨秀拜會寧判官有時并日而食或日兼數人之饌曰為將者不可不如是撫綏藩胡深得其心 東閣雜記

郭再祐字季綏玄風人監司越子曹南冥孫壻也天性孝友罷宇宏遠少有氣節嘗在大人義州衙中三年一不近色擢庭試罷榜仍丁父憂居岐江上壬辰之變杖劍首起以復国討賊告家廟設施號令雷厲猋飛以紅錦為衣號天降紅衣將軍挺身先之又有良馬自至公馳驟臨陣勳殺甚多而亦不斬馘焉馳馬掠往来倏忽或於馬上擊鼓徐行陣以以為行軍節度令人欲[illegible]皆[illegible]故[illegible]賊輒[illegible]之

鏡監司生壬子年六十六卒 本傳

李舜臣字汝諧德水人居牙山曾祖琚燕山朝爲掌令彈劾不避人目爲虎掌令父貞不仕公小不羈與群兒削木爲弓矢遇里中不如意者射其目人憚之不敢過門及長善射擢武科有時名兵判金貴榮有庶女欲與之爲妾公以托跡權門不從平居寡言笑容皃雅飭如修謹之士有膽氣忘身殉国乃素所畜積嘗爲造山萬戶一日大霧軍人盡出收禾柵中只有十餘人俄而虜四集公以柳葉箭從柵內射之賊數十墮馬公曰開門大呼逐之虜大驚遠遁然朝無推輓者始爲井邑縣監壬辰擢全羅左水使號令嚴明恩信兼至軍民無不感悅以舟師大將累敗賊兵保全兩湖戊戌與天將鏖賊於南海中先死之贈議政策宣武元勳海口人立祠號忠愍 本傳詳兵革

息城君李雲龍當壬辰亂爲玉浦萬戶時嶺南一路先潰右水使元均方棄城遁公抗言曰使君受國重寄義當守死封壃此地當兩湖要衝無此地則無兩湖矣可遏截見乃梁使賊不得過巨濟以西南則方事尚可爲也令公捨此安之均從之會兵玉浦洋擊賊公之功甚多官至統制使 澤堂集

金德齡光州石村人城勇力絶倫追及走狗磔其肉盡食之騎馬而馳由小隐入一間房即回馬躍出登樓屋之上橫卧而䩞出簷而墜下於樓中嘗聞竹林中有猛虎往射之虎張口奮伸而前將軍挺鎗迎之刃出頷下柳著於地虎搖尾而不敢動遂殺之先海撫軍湖南至全州招將軍拜翼虎將軍常佩獲鉄椎於腰下左右重各百斤先是晉州牧場有惡馬超越如飛人莫能捉將軍生勒而騎之甚馴壬辰與弟之令悳

會仗義起兵咸歎大振賊聞之甚恐謂之石底將軍會朝廷
以講和事止公毋進兵公遂移兵晉州累請出戰朝廷不許
感憤成疾唯日飲酒而已丙申辭連於李夢鶴時相忌其名
欲殺之鞠刑甚酷將軍曰我受國厚恩豈從逆雖反耶怒而
奮迅鐵鎖盡絶竟死獄中本傳

元豪字仲英少志於學中奮為武登科守端川侍妾買銀指環
公驚曰吾在此寧使家有此物耶奪而去之壬辰為助防將
擊賊于驪州獻馘升嘉善公盡力思報累戰有功猝遇金化
大陣終日殊死大戰殺賊甚多公兵亦盡公氣益奮手射數
千賊顧左右曰吾受命討賊力盡而死爾等各其散去遂投
千仞之壑而死公孝友出天至誠事少遊栗谷之門毋尊師
向學誠終身不衰過墓必謁遇忌不食素顏視權貴不肯隨

人俯仟孫斗杓叅勲贈公諡叙本傳

鄭忠信字可行光州人高麗名将鄭地之後為人短小目如曙星容姿有辯好氣義善料事生地微幼屬節度營亞兵兼隸府知印弔縣赴節度營舍於老嫗〻以節度宴餘餉之忠信却不食曰丈夫當身為節度使以己餘餉人焉能啖人頷下物耶其志氣之亢如此壬辰 車駕西狩光州牧使權慄起兵討賊将以兵事聞募達行在者忠信奮請行時白沙李相為兵判見之留與飲食授之書忠信敏悟絶人文義日進遇事無難李公大奇之愛如子登第朝武科 上語白沙曰卿語忠信才今出身其以来見及見 上奬之曰年尚少稍長可大用累從張玉城晚為裨佐又隨楸灘吳公日入本還為昌州僉使僉府在著名也每戊午白沙以恍義府論竄受北过

公從馬勃其喪事服心喪三年嘗一入建州探虜情諸酋驚
服還言是虜将為天下大患奚但我国憂也擢滿浦僉使平
安虞候　仁祖即位拜安州安牧使未幾李适反元帥張公晩以
公為先鋒追賊于黄州之薪橋戰不利是時　上幸公州适入
京城元帥訃事公大言曰先據北山者勝今據鞍嶺而會衆
陣賊必仰攻我乗高得便破之必矣因賈用勇先登諸軍継
之明朝大出兵仰攻諸将乗勢大破之賊出水口門走為其賊上
下所殺　上還都引見公賜金策振武勳一等封錦南君擢
拜平安兵使病免丁卯庚午虜大驚公每對　上曰無他憂
果如言累兼都摠管備局提調嘗言不久有可大憂者請修城
聚糧皆不用及虜請歳幣朝臣争言絶和遣金大乾告絶𧦅
徴兵八道公在安州聞之歎曰此趣禍之術也虜踵大乾至

矣與體察使金時讓上疏請改爲書毋激怒 上怒曰其等
畏元耶其議梟示及大乾入瀋虜怒不得請而還 上懼始
許歳幣公初配唐津至是赦還光州公雖武將而內行甚修
好讀左氏馬史既建大功位上將廉儉儒素如張新豊李延
陽崔完城皆友之明年授捕盜大將內贍提調遷慶尚兵使
病作遞還丙子夏病甚醫云當用人蔘數斤而重於續請
上曰可瘳此人竭國力無惜况數斤人蔘乎及卒 上悼甚
命中使護喪有司禮葬襚以御袍是年春京師訛言倭寇至
公曰倭人吾之不來國之大憂乃北虜耳及建議又斥和事
送使告絕公方病聞之太息曰國家存亡决於今歳矣是冬
虜大至遂有南漢之圍 昆侖集
忠信兒時光州知印頡吾出人壬辰故吏崔票折爲本道

方伯起兵戰王嘗送兵掠財情忠信請同往公訶之曰小
児往何為固請遂遣之往則賊退去忠信周視村家有破
甕倒覆射之甕中有倭持刀隱伏中箭而死遂斬頭揭竿
而来權公大奇之 本傳

林慶業字英伯平澤人生甲申六七歲時與隣児拾石為城揭
草為旗坐支機上効習陣規稍長受項羽記至書記姓名而
已三復而嘆好習弓刀敦行孝悌二十五登武科拜小農權
管加折衝甲子适變與兄承業弟俊業應募捷鞍峴戰直走
龍山收散財又升嘉善丙寅拜樂安丁卯亂兵使以為左營
将五倍道至江都已講和矣辛未拜釖山防禦使築釖山凌
漢雲岩龍骨四城又拜定州義州善察賊情十二月初六日松
骨烽火舉二炬公即馳啓而元帥自點不即啓以致直犯王

城公以無軍卒多設疑兵奇使賊喪膽丁丑正月訃丁母憂
于公兄孟山縣朝家不許公奔喪二月賊還到義州詰問不
伐之由公流涕曰汝初來時我寡汝衆故忍而不伐今世則
子大君皆在汝軍中故抑志而不爲賊義而去之洪庶尹翼
漢被逮入瀋差官迫大中結縛甚急公辭而慰之曰明公此
行眞男子事也生可以有辭天下死可以垂名竹帛夫復何
恨優助行資而送之椵島之役公副柳琳隨孔有德犯東江
賊欲以公爲先鋒公使一軍歌舞歡喜賊怪問之公曰先鋒
每多得珍宝故喜耳賊自爲先鋒島既破四月始奔喪孟山
郎還任而時新經兵火賊多徵求公竭誠周旋除貢米千餘
石上嘉之加資憲公自丁丑後義重尊周念切攘夷中夜
撫枕欲以達皇朝聞香山僧申歇有義氣可使逗毆欵待告

以通信之事辭往告于崔完城李延陽具設奏文以付之遂
從水道送至石城島而還又為清北助防將留鎮甫川賊有
相人者請見公恐其害之以賄入韓中以補身長相者曰若
短一寸則真名將也己卯八月又拜灣尹九月拜平安兵使
加正憲清國攻錦州衛公為上將李完為副至滾傾虜欲從
戰公故遲留以利明兵在石城陰遣三船至登州告清陰謀
都督于洪承疇至北汛口與承疇遇去九而發砲洪亦去鏃
而射公使二卒佯墮海抵明營告陰謀 皇帝下密詔褒之
及還清人知之發使執公及崔公八至金郊驛公嘆曰大丈
夫清庭無益也鄭道亡留衣服楊州檜岩寺徒上死髡髮為僧
入俗離山過冬崔公就執至鳳凰城虜人陣兵于庭問送僧
明國誰主者對曰吾王不知群臣不知獨鳴吉及慶業主之

遂械繫瀋陽久之釋放明年癸未春公詐為浮屠之漢旁給
諸賈曰俗雖僧人某月某日立佛寺有穀幾石錢幾兩在近
安地能輸致錦江口。當以其半與之矣賈人具大船至既則
中流公出裝中釼甲謝船上人同向中國遇颶風漂至海豊
縣欲殺之答曰吾乃朝鮮林某也歷陳始末其人遂奏聞皇
帝且通舟師大將黃宗裔、、與語大奇之如魚之得水甲申
四月李自成兵陷北京　皇帝自經而崩五月清主取皇城
宗裔謂公曰我朱氏之族也時事至此當返兵入援公力言
具治兵待時之宜宗裔不聽委軍事於中軍馬弘周脫身赴
國公中道失宗裔悲吁欲自絕會弘周將向石城公念功烈
未立欲與獨步夜同舟遁去独歩即申歇通中朝還賜名麗忠公在宗裔營中遇相逢同住
獨步利弘周貨賄之公叱獨步曰吾待汝如骨肉汝何背我

汝斬有功於前有罪於我當斬汝泄吾憤然後國吾即蹈海
将斬之軍中救而免之乙酉正月忽有三船稱黄宗裔使者
来逼公遂與馬弘周同上舟及下陸虜兵數千結縛以敀有高
山者先削馬弘周頭且欲削公大叱曰汝敢削我乎高山曰
汝反清援明果何益乎今弘光被擒天下已定汝今為誰而
南敀乎今日削髮明日富貴無窮公泣曰弘光被擒吾未聞
知吾非惜死之臣胡不速殺斬汝酋長之首報大明壬辰之
恩雪我國丙子之恥脫世子大君敀謁於宗庙是吾大願志
願未伸身先被擒不忍與汝輩犬羊同享富貴也高山大笑
下床執手曰汝之此言於我國犬逆而在汝国則忠臣也則
遂送北京觀者滿路公仰天大呼曰使我生於後世報壬辰
天朝之恩救万邦塗炭之民人莫不流涕胡皇帝素愛其勇

誘之曰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敀〃聖清太宗皇帝身皆賜以王爵今汝事清富貴不在三人下汝平生不識崇禎　皇帝面目致其致死無為也公曰吾誠胷存守俗雖一立足矣何苦棄父母之國而千里浮海自投於明朝哉今明已破吾豈以富貴変其志哉清主曰汝不忘南朝非特人臣知感我亦知感時矣金自點奉使入清勸使殺之清主不聽李相景奭金相堉建以　謝恩使申言出送之意丙戌五月始令押送六月渡鴨江灣人擁呼而泣曰將軍至矣觀者如堵路為之梗初沈器遠謀逆推鞫以公為援至是公置對明白　上曰慶業非等閑武士器遠若欲同謀則必留為用何必遠送中国叅逆似寃矣自點以亡命入明為罪案於其上欄也使人掠殺之六月二十九日也年六十二自是日草木如被重霜三日

人謂枉殺將軍之故　上驚曰死乎死乎欲言其不爲謀逆
何遽死也膽大可用亦多功勞惜乎　肅廟朝復爵謚忠愍
公配李氏丙子披擄胡人囚之獄中憤泣曰夫爲大明忠臣
吾卽忠臣之妻也何忍受辱汚良人節當故地下爲大明之
鬼遂自決胡人出送其喪至葬同祔公無子以弟子重蕃公
有一馬變眼時脫勒放之爲人挺納太僕公歿之日圍人疊
曰爾之舊主今死矣馬淚注兩眼長嘶一拜躑躅而死 林將軍傳
皇朝 王臣 陪侍
鄭判書世規乙酉赴燕時有人來言小人海西長連人名
金斯立庚辰水兵將自旅順口漂風到石城島在馬摠兵
陣中林將軍亦亡命入其麾下所率只八人聞清国已得
北京送軍官探知軍官還言沈器遠之反將軍大驚曰此

輩必歸罪於我矣吾豈有攻我国之心年今三月小人敢柴下陸仍逃走云云據此則將軍乾蠲時所達在石城島聞罷遠反報私語同行云者誠不誣矣而其不與同謀者益皎然矣

聖祖決獄可謂明見萬里矣若直欲投降則當自石城島直走燕都何必入南京也不待下說而不知也噫將軍之所成就卓犖奇偉求之古今實罕其倫以海外陪臣尊周一念始終如水難以虜之凶暴終不能加吾可謂千百年一人而已 燕行日錄

柳琳字汝溫縣監淮清子二十二登武科多踐歷丙子拜安平兵使當虜變使寧邊府使李浚留營卒精兵五千與巡察洪命耉丁丑正月二十六日會于金化洪公陣于縣南塔谷公曰地勢庳下不如移高洪公不聽公自陣于栢田之阜翌日

賊先犯洪公之陣一督已潰洪公死之又犯公陣〻中驚擾
公大呼曰我在此無動將士始致死力地形既我俯彼仰栢
林且密屬不得突矢多着樹我兵憑之從其隙發砲一丸輒
貫數三人且曰矢丸無多不可浪費待賊近到當颭旗既而
賊分兵迭進輒盡斃之積尸齊栅又殺其貴將之為清主妹
婿者昏後賊始退公料矢丸已盡欲移陣趍南漢命收軍中
破銃藏藥係繩叅差其短長而火其端散掛栢林而去砲聲
續發賊終夜不敢發既明大舉而來陣已空矣下城後還任在
所清兵猶在安州九王慕公威名入城相見遺二戰馬公故
遲之昏後乃往謝命從行者數百人各懷一氈笠約曰吾與
九王言汝等亦以牛酒勸其從人期以醉及還招我人為擄
者加笠而來虜既醒大驚亦不敢請官至資憲統制使　贈

左議政 本狀 茱泉集

李浣字澄之慶州人鷄林君守一子鷄林自壬辰起義累戰有
功為勳貴宿將甲子亂以副元帥兼平安兵使討賊于鞍嶺
盡殲其降倭軍大臣進啓李守一功當為第一云 鷄林墓碣 公繩
其先武於孝廟朝代具綾川仁垕為訓鍊大將鄭相太和之
薦也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軍政解弛之餘猝見其律修舉多
有厭者之或帖書闕門或掛榜城門謀所以去之 上謂鄭
相曰用卿所薦而軍皆厭奈何對曰仁垕柔善以地望坐鎮
而已久安之餘見新將紀律嚴明自恐懾相與造謗若過五
六朔頭緒整頓軍中必其來之悅若久掌輦下之兵国家緩
必賴之以百口保之願少俟之 上曰予志堅定卿無慮也
李終能為国盡誠不負所知其為訓將也置所乘馬於總外

親執蒭豆以飼曰吾常擬為國效死朝夕赴戰一身死生専倚於馬養之無忌而責其臨危成功則彼雖畜物我不愧耶其家在東部駱峰下而豬坪大君第在隣及拜將卽日移家安国坊曰將兵之臣不可一日與王子同閈聞者深服(公私聞見)

附勇力

辛禑時倭寇慶尚道　太祖戰智異山下賊臨絶崖露刃垂棚如蝟毛軍不得上　太祖用力以釰打馬背日方中釰光如電馬一躍而登軍士隨之奮擊破之後又遇倭寇千里之間尸骸山野　太祖惻然不能寢食戰於昇山賊將引槊直趍偏將李豆蘭躍馬大呼曰令公視後　太祖未及見豆蘭射殺之　太祖馬中矢而仆易乘又中又易乘流矢中　太祖左肩抽矢氣益壯戰益急立殪八人誓指天日麾左右曰我

且死賊將士勇氣百倍遂大破之又遇倭於海州東亭子戰
方酣遇泥濘之地尤餘馬一躍而過從者皆不得渡 太祖
以大羽箭射賊十七發皆殪之下馬踞胡床進酒矢中酒瓶
太祖堅坐不動元丞相納哈寇洪原地 太祖爲東北面兵
馬使擊賊於德山洞及軍蹄峴大破之殪鐵甲銀甲二將賊首
一賊舉槊欲刺 太祖忽側身墜仰射其腋而死且一賊欲
射之 太祖於馬上起立矢出胯下乃躍馬射殺之鑒祖
世祖日表瓌奇射御絕人年十六隨 世宗講武於王方山多
射鹿獐麂拂毛血表衣盡赤老武李永奇等見而壯之曰不
圖今日復見 太祖神武嘗書其弓曰鐵石其弓霹靂其矢
吾見其張未見其弛初封首陽大君嘗與諸王子上三角普
賢峰石路危險下臨不測安平大君以下目眩脚掉不能前

首陽步履如飛瞬息上下見者稱服且衣濶袖窄宮中笑之
世宗謂曰如汝有勇之人衣服如是寬大可也 東閣雜記

李澄玉者梁山人其兄澄石十八澄玉十四其母欲見生野豕澄石是日射得一豕而歸澄玉二日後始徒手而還母詰之澄玉請出門觀之見一豕卧於門外塲庭眶盱賁息必欲令母見其生跡而逐之超山越壑窮日夜蹤迫使之疲頓氣盡而駈之每射虎張目叱之虎合眼低首一發而倒年十八佩江界符金宗瑞之薦其代也 世祖反正以咸吉節度使自稱大金皇帝欲謀反會寧判官乘夜伏人斫其右臂澄玉奔其釼赤身飛出左手擊殺數十百人遂死亂箭年二十四 五山說林

自居秋 中廟朝人身長八尺膂力絶倫少時徃南中收奴駈牛馬五六駄而來値日暮徊徨道周忽遇一人自言居近村

喜甚隨徙至則。巨有室迎入款待鋪陳飲食非凡人樣又以
一女來待見甚殊庖枕嘘唏曰貴客將枉死哀哉驚問之曰
此乃巨盜誘行客入殺而奪其貨吾輩數十夕夕士族子白大
驚即短衣裝束手無寸鐵裂衣裾塞靴出伏路左有一人持
大釼入白從後蹴其顖而斃用其釼斫其後入者群賊知之
呌噪四圍白釼斫靴蹴殺十人徑投賊魁所方張飾坐椅閃
過手斬之又屠其家半夜厮殺。十八三餘渾身血淋漓出被
俘諸女各還父母侍寢之女欲從之謂其士族子拒之而皈
自是名聲大振未幾登武科官閫帥 竹向閑話
李忠武舜臣以新恩榮墳見石人顛匐下厮趍之衆不動能公
獨扛而建之 李氏家乘
邊恊才勇絕人六歲走墜深井攀井甃不溺至曉見隣人汲水

徐曰我王家兒取大索來一家驚奔而公恬不爲懼乙卯倭
寇獨公保海南一隅 明廟朝爲濟州牧使裴普雨 壬伸
軍威校生張士琛當壬辰亂奮忠起義前後射殺賊兵甚多賊
稱爲張將軍不敢入軍威界一日賊設伏誘之士琛窮追陷
伏中猶大呼力戰矢盡賊斬士琛一臂士琛獨以一臂奮擊
不已遂死事聞 贈水使 懲毖錄

功勳

洪武壬申七月十六日益安大君芳毅裴克廉等倡義開國
太祖即位於松京壽昌宮策芳毅等四十人爲開國功臣 靖
獻之
鄭夢周知趙浚鄭道傳有翊戴 太祖之意々請誅之 太宗
與趙英珪等殺夢周于路中 太祖怒曰吾家素以忠義聞

汝敢不孝乃爾南閭趙浚等協謀推戴合辭勸進壬申七月
丙申即位于壽昌宮時久旱是日大雨以宰臣趙胖生長中
原為奏聞使　皇帝引見而責之胖對曰歷代創業之主皆
順天革命非獨我国也微指　大明之事帝佯問之曰臣生
長中国曾見陛下於胖之軍中仍一一言之　帝下榻執手
曰胖胖若在朕不至此卿宗朕之交友待以客禮書朝鮮二
字而送之東閣雜記
定宗戊寅芳碩等作亂義安大君和協除群奸九月傳位　定
宗錄和等十七人為定社功臣　太宗以靖安君初叅元勳
青丘文献
神懿王后誕六男　恭靖居第二　太宗居第五　神德
王后康氏生芳蕃芳碩及公主適李澄　上嘗引裴克廉

趙浚等議立世子克廉等曰時平立適世亂先有功康氏
潛聽哭聲聞於外遂罷出他日又呂克廉等議無復言者
克廉等設曰康氏必欲入己出芳蕃狂悖其李稍可遂請
封芳碩道傳南誾等附芳碩欲去諸王子密請啓依中朝
諸子封王例分遣各道 上不答謂 太宗曰外間之議
汝輩不可不知宜諭諸兄戒愼之卜者安植曰世子異母
兄有天命者非一道傳曰卽當除之義安君和知之密告
太宗戊寅秋上疾甚道傳托議移御事召諸王子入來欲
以作亂令其黨在內謀之前參贊李茂亦其黨也盡泄之
於太宗時 太宗與諸兄恒宿於勤政門元敬王后太宗后
與其弟將軍無疾設遣奴小斤往告 太宗稱后有腹
痛卒劇太宗卽還與后及無疾密語后泣執 太宗請勿

出　太宗曰豈可畏死而不往且諸兄在禁中不可不使知之乃拂衣而去后追及户外曰慎之后潛整兵仗為應變計　太宗既至闕有小宦自內而出曰　主上病重欲避寓諸王子盡入來先是宮門設燈是夜無燈益疑之太宗佯如廁益安君芳毅懷安君芳幹上黨君韓伯卿追呼曰靖安君〻〻〻將若何　太宗即與諸君走出迎秋門立馬光化門外分遣人召叔承趙浚金士衡等浚方對卜者占吉凶連促之乃束裝帶甲伴人多從之　太宗謂浚曰公不顧社稷耶俄而朝臣多來赴　太宗使浚等坐雲從街召集百官乃斬賢成柳曼殊父子（芳碩之黨）太宗率武士覘之道傳李稷等會于南誾妾家明燈歡笑乃使李叔蕃故發矢落屋瓦上因縱火道傳走入其隣判奉常閔富家

呼曰有齰腹者入我家矣軍人執詣 太宗前立斬之宮中望見火光大噪放砲芳碩之黨登城覘之自光化門至南山鐵騎彌滿惧不敢出人以謂神助黎明 太宗移御于清涼殿浚等率百官啓道傳誾等之罪且請改封世子 太宗謂芳碩曰於汝便矣碩拜辭而出 太宗又謂碩蕃曰世子已定矣汝出去何妨芳蕃出西門都堂追殺路中

野評

散騎常侍卞仲良初附芳碩請罷諸王子兵權至戊寅恭靖受禪執詣軍前仲良曰吾自近日歸心於王子矣 太宗曰彼口亦肉也斬之又執道傳至道傳曰若活我盡力輔佐 太宗曰汝旣負王氏又欲負李氏耶立斬之道傳旣誅中外人心皆屬焉 恭靖亦曰建義開国至於今日

之事皆靖安之功我不可為世子　太宗固讓之及　恭
靖即位南在於闕庭大言今當立靖安　太宗聞之怒責
之恭賛河崙等請曰昔周之亂道傳之變若無靖安〻有今
日請早定位號庚辰　恭靖傳位於　太宗 上同
定宗庚辰十一月禪位於　太宗李薆等三十八人扶聖躬佐
景命而朴苞等附懷安大君芳幹謀害聖躬義安大君和詣
潛邸告變　太宗啓于　定宗勒兵與戰芳幹兵敗遂誅苞
安置芳幹錄薆等為佐命功臣 青丘文獻
戊寅定社後知中樞朴苞自以功多反居諸臣下怏〻不平
太宗知之啓于　恭靖流苞于竹州未幾召還苞啣之謀作
亂說懷安君芳幹勒兵義安君和完山君天祐勧　太宗出
拒時功臣獨苞與花山君張思吉從芳幹其餘皆從　太宗

李叔蕃先登力戰芳幹敗走 太宗連呼勿犯吾兄軍人追
擒之芳幹曰誘我者苞也伏誅芳幹配兎山時 上王及
恭靖皆御于松都聞變歎曰三韓多大家乎甚愧焉 野言
端宗癸酉誅金宗瑞皇甫仁等策鄭麟趾等三十六人為靖亂
功臣撮要云炳幾
韓明澮權擥勸 光廟使武士椎殺領相金宗瑞等賜安
平大君死冊靖亂功其教首陽大君書曰昔周公誅管蔡以
安王室推古較今異世同符於戲卿有周公之才之美而
且兼周公之大勲予尚成王之年之幼而又見成王之多
難就以成王責周公者責叔父當以周公輔成王者輔寡
躬云云 柳誠源製 晉陵志
晉山嗣位八大君殖盛人心危疑 光廟有靖亂之志權

擥出入邸下甚密每進見日晏不退進膳失時宮人目曰寒美郎韓明澮落拓布衣與權擥爲死交　光廟問擥以人才擥薦明澮以幅巾上謁恨相知之晚每進稱宗簿寺官或稱醫負以繩繫宮奴林云之臂而垂其端於戶外引之則雖夜深卽入告靖難之策大抵出於明澮　光廟嘗曰吾子房也明澮言曰漢祖唐宗藉張陳房杜之謀非雖韓彭褒鄂無以成王業薦武士洪達孫等三十餘人(東閣雜記)

端宗乙亥禪位　世祖移御昌德宮　世祖御景福宮丙子成三問等三十餘人謀復　上王事覺而死錄佐翼功臣杜陽君瓚鄭昌孫等五十二人(魯陵志及青丘文獻)

三問與彭年等謀復　魯山彭年謂金鑌曰事成汝妻父鄭昌孫可爲領相三問等擧事之期屢違不諧鑌乃泄於昌孫

昌孫即同詣闕密啓 先庙出御便殿三問以承旨入侍
上令武士捽。三問笑而對曰皆是也顧語穨曰汝之所告
猶回互不直我等之意如是耳 東閣雜記 遂鞫之黨與無得脫者
依律論斷仍罷集賢以其書册移于藝文館 野言別集
世祖丁亥吉州賊李施愛叛遣曹錫文等四十一人討平師還
録為敵愾功臣 青丘文献 詳攷戰
龜城君浚以都統使往討策元勲 成宗庚寅賜死削領相
康純兵判南怡初参一等 睿宗代子被誅削 上同
睿宗戊子即位南怡康純等被誅録申叔舟等三十八人為翊
戴功臣 青丘文献
成宗辛卯申叔舟等七十五人為佐理功臣以治平輔佐功也
中宗丙寅朴元宗等一百七人為靖国功臣以反正功也 上同

平城府院君朴元宗中武科歷清顯晩讀書通大義其娣月山大君夫人被汚燕山染疾而死心常怏々時昌山成希顔素多大畧歎廓清昏乱推戴聖明抵平城家各痛哭以誓丙寅九月與柳順汀等舉義聚軍於光化門外使勇士李藻先擊殺任士洪愼守英乘夜叫噪国舅愼守勤驚惶詣闕藻以鉄推奮擊墜馬頭腦皆出其奴覆其上當之遂并殺之藻手殺四人飛血滿面衣服盡赤欲優其功數日不額面易服觀者醜之燕山召承旨問曰如此太平之時安有他変恐是興清之夫相聚為盗耳乃令李堣巡審堣出門而逃於是義兵會該戟門内留柳子光等以備府主奔逸百官詣景福宮請于慈順王大妃列坐西庭令柳順汀鄭眉壽迎　中宗康晋邸
上以戎服御輦以出市不易肆父老呼萬歳有流涕者致前

王於殿庭告以所立之故　上即位於勤政殿大赦（陰崖日事）

（雜記変）

中宗己卯大司憲趙光祖與兩司官伏閤論丙寅反正時錄功甚多至於四等請削去猥濫者玉堂大臣六卿亦争之竟削靖国功臣二三等之濫錄者四等全數削之及光祖被禍還仍不削（東閣雜記）

中宗丁卯李顒等謀逆盧永孫上變告誅顒策永孫等二十八為定難功臣後因臺啓削去只錄永孫（青丘文献）

明宗乙巳鄭順明李芑等謀殺尹任柳灌柳仁淑錄保翼功臣二十九人又以金明胤密啓戮殺桂林鳳城兩宗室改保翼為衛社功臣明胤叅錄兩勲合為三十人　宣庙丁丑追削（野言詳藁）

宣庙庚寅錄光国功臣十九人初　太祖朝罪人尹彛李初叛

八中国誣国家爲高麗逆臣李仁任之後累世陳奏未得昭
雪萬暦己丑十一月奏請使尹根壽等改宗系得請齎奉大明
會典全編以來至是録根壽等及前後奏請使 青丘文献
大明會典及祖訓載我 太祖宗系以李仁任之後連弑
四王得国云云累請改正或許或不許至 宣廟朝累遣
使臣竭誠籲請萬暦甲申黄廷彧得禮部覆題謄出新會
典所載我国事実具録於勅書中而卞誣甚詳 上大悦
祭告宗廟至戊子俞泓得印本一巻尹根壽又得全秩以
来以三人録勲光国上尊號曰正倫立極盛徳弘烈 東國雜記
己丑十月前修撰鄭汝立謀叛載寧郡守朴忠侃告變汝立亡
命自殺同黨伏誅庚寅八月録忠侃等二十二人爲平難功臣
與光国同日會盟 青丘文献

汝立世居全州南門外娶妻金溝仍居縣地始受胎其父希曾夢見鄭仲夫而生七八歲與群兒遊刀割雀雛自嘴至趾其父問誰為殘忍事婢之幼子曰某氏所為父叱之是夜抽刃於婢子之腹出謂衆曰吾所為也及登第不仕故鄉以讀書為名時往坡山與牛栗相從多士聞風出入以竹島先生稱之性亮悖兄弟五六人皆不相容内外親戚無不為仇全州文官李廷鸞蔡仁金大立及白光勳光彦皆目以不吉人絶不往来汝立作大同契有才畧射藝者結為黨遂変名為八龍與池涵斗僧義衍道潛盡清遍覧海西名山至朗西題詩鷄龍山府菴曰客遊南国遍鷄岳眼偏明躍馬驚鞭勢面龍顧祖形蔥々佳氣欝々瑞雲生戊已閑亨運何難致太平以妖言六字刻之玉版置智異山石窟中令衍僧得之而進

又以童謠棗生馬鬣家主為王潛於家後棗木剝皮填以馬
鬣日久皮合以示人又數十年前天安居私奴吉三峯勇力
絕倫後為猾賊丙辰間失捕咸遂以妖言惑衆曰吉三峯為王
又曰鄭八龍為王誘柄權大臣以鹿屯之田海西蘆田給民
王非子孫推刷使人心大惡又使朴延齡邊崇福等倡言智
異山下有神人姓名吉三峯也崇福勇力無比或稱邊渼或
稱白日昇天遠近傳播人心大駭及汝立來為黃海都事金堤
郡守人始疑汝立非求為幕佐守令者至是海西人告變信
川郡守韓應寅載寧郡守朴忠侃馳報監司韓準密啓入京
上大驚命招百官先問鄭彥信曰汝立何如人彥信極口
稱譽李山海曰雖博學多才聖上屢召不至其心未可知
也 上示密啓彥信哂曰汝立豈有是理於公座謂拿來都

事曰鄭修撰萬無失理汝勿驚動從容陪来都事尋跡至金
灘已逃躲匿于鎮安深谷追尋於塲邊積蒿中縣監閔仁伯
諭以 王命汝立拔劍突出欲手斫軍人崇福責之汝立刺
殺之又刺其子玉男春龍等終以劍接腹而伏拜如牛吼刃
透腹數寸玉男得不死拿致 親鞫玉男招謀主吉三峰也
往来者韓憬宋侃趙惟直辛汝成海西人金世謙朴延齡李
箕李光秀邊崇福池涵斗僧義衍常在書堂日夜同處云皆
捕来伏誅汝立姪緝招鄭彥彥信智李潑洁白惟讓洪宗祿
同叅謀將内應云委官鄭澈伸救彥信始遠竄終拿鞫賜
死牛山集

乙巳四月錄李恒福等八十六人爲扈聖功臣以壬辰執勤勞
也上同

壬辰之亂大小戮力協贊中興乙巳四月錄李舜臣等十八人
為宣武功臣與扈聖勳同日會盟初錄金千鎰高敬命崔慶
會三人後削之 上同
丙申七月湖西賊李鳴夢作亂攻陷鴻山等六邑進圍洪州牧
使洪可臣秉城把守討平之甲辰四月錄可信等四人為清
難臣 上同
光海壬子以壬辰分朝諸臣錄衛聖功臣崔興源等十八人 仁
祖癸亥追削之光海時又有翼社定難亨運三勳癸亥并削
之 国朝彙語
仁祖癸亥策金瑬等五十人為靖社功臣以反正功也 青立文獻〇自
點初叅一等三人罷遠青等一等四人李與立一等八人後俱以謀逆伏誅死
初金汝岉有子瑬有重望李貴慷慨之士俱懷匡復之志

遂與金自點沈器遠及武將申景禛具宏等協謀臣武李
曙李興立文士崔鳴吉張維等合李适以北兵使既辭朝諸
人貿與同事從之衆推金瑬為大將往來謀議事頗彰
露不得已進定期日以癸亥三月十一日夕期會于弘濟院
十一日午有李以放者告變而適光海方宴後苑不特
下批諸切臣疑發許奉 上來往于洪濟院稱金瑬後至
諸人要李适坐將位而已瑬至遂遞适而引兵由彰義門
八而斬宣傳官于六曹前喊聲振地至昌德宮金虎門守
將朴孝立開門迎之軍士斧斫敦化門而入爇火於積木
亂義人初家人曰宮中大不起皆自殺云 光海踰垣而走翌朝上備法駕親迎
慈殿于西宮敬進符璽徐撥曰好為之 上還宮求得光
海捕甬膽續男等父子偉卿大附造詡廷元希奮等及諸

嬖倖斬之遣禁都宣傳官拿致鄭仁弘及統制使元守慎忠
清兵使韓希吉順天府使李元燁等依律處斬平監朴燁義
尹鄭遵各於所在誅之正刑者七十餘〻皆。竄投大妃教書
畧曰 宣祖大王不幸無適嗣因一時之權越長少之序以
光海爲儲貳既在東宮失德彰著嗣位之後反道同極予雖
不德母儀多年光海信聽讒賊自生猜隟刑戮我父母魚肉
我宗族懷中孺子奪而殺之幽廢困辱無復人理至若賊兄
殺弟屠戮諸侄暴殺庶母屢起大獄盡撤民家創建兩宮先
朝耆舊斥逐殆盡我国服事天朝恩猶父子光海忘恩背德
罔畏天命己未征虜之役密教帥臣觀變向背卒致全師投
虜流醜四海使我三韓礼義之邦不免夷狄禽獸之歸滅天
理斁人倫上以得罪於宗社下以結怨於萬姓罪惡至此

何以君国子民云 乙日月録

李咸陵澥靖社功臣也傲睨軒冕務自放逸裸裎身體不事検束余嘗贊之先君〻曰初議反正諸人皆以宗安社保民生為說故李公樂聞而與爲及至勲業已定多不能踐其言至聚籍沒家罷血衣服日〻聚會親自合之李公見鑽屑貪鄙之狀羞愧欲死自屏終身以明素志云 公私聞見

甲子二月副元帥李适舉兵犯闕擁堤為主 上幸公州 體察使張晩討平之還都後録晩等三十三人為振武功臣 青丘文献詳及戰

癸亥反正翌日舉義諸將榻前議事李貴奏曰昨日之功李适居多當為兵判适曰昨日金瑬以大將期會不至李貴以代之臣以後至故欲斬之李貴力止於不果矣瑬曰期以二更論以兵法先至者當斬之韓嶠曰兵法無此語其後 上

命大備牛酒犒擧義士於慕華館將定坐次李貴以扈衛大將坐北壁西以義兵大將坐貴之上适以下皆將命坐東西适嫌其坐西下却立睨視怒氣勃々貴以溫言解之适含怒强坐旣與西事々相忤且其子旣叅擧義而不爲收用其弟文以官亦不得践勳錄反居金慶徵之下旋又以平安兵使出送西塞以致快々蓄憤釀成甲子之變可勝歎哉 延平日記

甲子适变後 仁祖欲以公州扈從人盡錄勳籍只揪離允謙啓經筵曰公州三日之程旬朔執鞨之勞何至錄勳恐官方從此濁乱 上從之 年譜

丁卯横城賊李仁居矯集宮自稱中興大將犯京作乱原州牧使洪霽等六人執送京師是年錄爲昭武功臣 青丘文献

戊辰柳孝立鄭沁等謀逆推戩爲主將犯闕前一日前府使許

禍告變捕誅之是三月錄十一人為寧社功臣 上同
柳孝立 希奮之姪 於反正復竄堤川蓄異謀常乗女人交轎通
宮中竹山居前府使許禍告變鞫之承服云受爵于府朝
使仁城擧事云云皆依律處決三司百官請仁城賜死
上允之 日月錄

甲申原任大臣沈器遠與廣州府君權𢡊謀反叛將擧兵犯闕
一日其黨黃瀷李元老等因訓將具仁垕告變捕捉之五月
錄仁垕等四人為寧國功臣丙戌春湖西賊柳濯權大用謀
逆尼城吏李碩竜上变捕誅合錄勳因臺啓只錄碩竜餘皆
削去 上同

肅宗庚申三月逆賊楨柟與其舅吳挺昌及許積庶子堅圖設
體府廳謀危社稷鄭元老李元成等因金錫冑金萬基前後

告變諸賊悉誅之是歲錄金錫胄等五人爲保社功臣元老初叅三等以下盡告之罪旋誅削勳其十一月追錄李師命金益勳趙叅相申範華李元成李光漢矣乙巳南人復入先削師命等勳權愭陳疏以庚申獄誣獄金德遠閔黯等繼請罪錫胄等勳拷殺李立身甲戌自 上特教復勳追錄則以無前例令勿擧論 上同

英宗戊申三月淸州賊李麟佐自稱大元帥潛殺忠淸兵使李鳳祥營將南延年裨將洪霖南泰徵以龍虎大將内應朴弼顯弼夢擧兵湖南鄭希亮麟佐弟熊佐等起兵嶺南李思晟以平安兵使同謀内外響應京外震盪其黨金重萬因奉朝賀崔奎瑞告变以兵命恒爲四道巡撫使率兵討平之七月錄命恒等十四人爲揚武功臣 上同○詳兵華